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天笑主任

星期日

第四號

風竹



THE SUNDAY No. 48.

申報增刊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 一 本刊投稿暫收外篇
- 一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 一 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 一 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為本社所有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本 刊 定 價

郵 費			定 價	冊 數
外國	日本	本國	一角二分二角四角	一冊半年壹冊全年
四分	三分七角五分	一分二角五分	元	冊
一元二角	一元五角	五角		

廣 告 價 目

等第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四十元				
上等	三十元	十六元	十二元		
普通	十五元	八元	六元		

廣告刊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請至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面議



星 期

第 四 十 八 期

民國十一年陽歷 月 發行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四二四二

雲林微步



汪鳳箏與畢政樓

Li 女士

Re 女士



合演之武家坡

無上妙品

閨房靜好開百代公司留聲機
 如琴如瑟愛起閨情
 公餘無事開百代公司留聲機
 精神愉快色舞眉飛
 親友宴會開百代公司留聲機
 嘉賓歡聚樂而忘歸



百代公司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



種德園著名良藥



烏雞白鳳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正有效驗之烏雞白鳳丸請認五彩花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力治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進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獨一無二之可壯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九洋一元加料五角雙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九每兩五角單料二角半函購即寄贈送丸藥全集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廣東種德園老藥店電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止咳藥茶

每包一角(熱咳痰燥咳失音咳日夜咳及諸般咳嗽無不神效)本園監製止咳藥茶普送咳者服之莫見不效始敢出而濟世此茶經年苦心研究揀選君臣良藥盛製使其不寒不燥藥性和平不論新咳久咳傷風咳嗽寒

橘紅半夏露

本園創製此露研究經年製效超親選化州橘紅法藥半夏配以化痰止咳貴品藥料去其渣滓吊其精液無和不平不寒不燥治肺病列咳感風寒咳嗽肺熱痰火咳嗽喉乾音啞咳嗽痰氣咳嗽喉嗽日夜連咳咳嗽無痰咳嗽鼻衄咯血咳嗽哮喘氣急患嗽以上各咳難以盡述如方知此露之靈效也每瓶洋一元本園親選正化州橘紅一元售洋一元此乃廣東化州地道良藥化順氣止咳之妙品久已遠近馳名諸君光顧認明本園招牌庶不致誤



本行爲勸勵儲蓄起見各項儲蓄利息特優章程繁多茲摘舉數例如左

▲存洋一百元滿十年可得本息洋二百六十五元有奇（丙種）

▲存洋一百元以上五年期息一分二厘每半年付息一次（戊種）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有奇（己種）

▲每月存洋六元五角八分滿五年可得洋五百元（庚種）

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新華儲蓄銀行 分行 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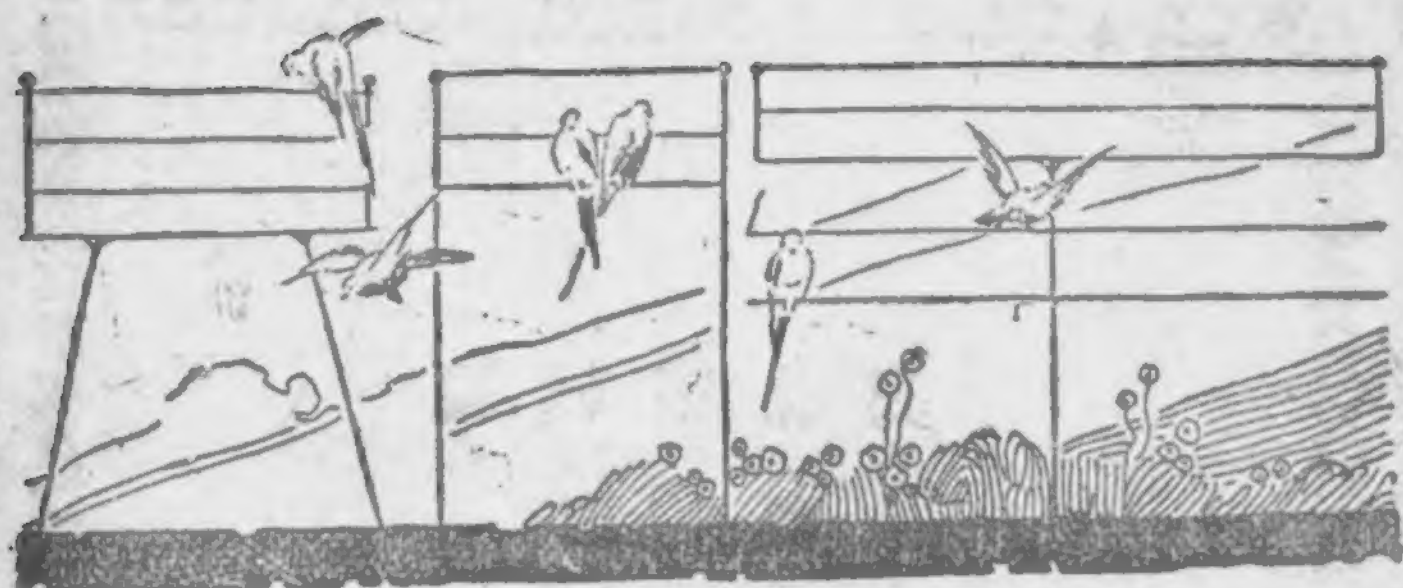
設在上海天津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寶塔牌



寶塔牌。真可寶。烟味香。
 烟色好。烟絲細而長。烟
 價真公道。更有一語告
 諸君。此是完全國貨造。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星期第四十八號目錄

不自然的笑

典室

兩具裸體

白菜心

記盧毅安相人術

痕跡

巴黎花市

杭州雜詩

鋤蘭記

雞頭肉

亂後重登江亭同鐫秋小坡作

冶開禪師之輓辭

一個多疑的丈夫

女士生於何年

金錶

地球上最老的白種人

節約麵包隊

留東外史補

名譽丈夫

天笑

偶拾

吳羽白

夏岡生

羅癭公

后哲

昭實

徵宇

胡愁珠

烟橋

周美權

圓

沈蒼鷗

百

范菊高

徐夢周

昭實

不肖生

湘鄉老人





不自然的笑

天●笑●

社會上有一種習慣在交際界中宜以笑臉向人不
宜以愁容向人大概笑臉能教人歡迎愁容每使人
無趣這也和一個人的環境很有關係環境不佳的
人往往想求助於人可以時常以笑臉迎人他心中
雖愁苦萬分然而臉上卻春風滿面人家還不知道
他究竟有什麼樂趣可知道他的笑是一種苦笑是
一種被環境所逼迫的笑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笑是
一種帶著哭聲的笑是一種不自然的笑

販苦力車夫等等被警察所執一個巴掌打得牙齒
裏血流如注他還是撮著笑臉向警察先生拱手難
道這一掌真是教人破涕為笑嗎他就是想用這笑
臉解圍不致捱第二個巴掌罷了其實這笑比哭也
難過又如窮得斷炊的人向親友去告貸他未曾開
口先要帶著笑說許多別的言語雖然也有向人垂
淚的可是對人哭到底沒有對人笑的使人歡心減
卻多少忌諱其實他這個環境已經沒有笑的餘地
了這種笑也是比哭都難過

不自然的笑

不自然的笑

二

言仲午先生他是一個小學教員他在前清時代還是一個廩生他在舊文字上曾用過一番工作他於八股文試帖詩以外他也曾研究過那些詩賦詞章在當初卻也斐然可觀家道本來不甚豐裕然而以一個廩生的資格出外就館每年也有一百二十塊錢的修金差可敷衍度日那時內地的生活程度沒有如此的高一個寒士每年可得一百二十塊錢的館穀硯田所入可以算得豐收了加著言仲午先生爲人和易可親因此笑口常開很舒舒服服地過他的日子

科舉的不適於現時代已不能保存他的骸骨了可是在當初足以使一班寒士有一個希望心而且科

舉確沒有貧富階級所以一個赤貧的士子只要兩三次獲選可以致身通顯要是現在的學校制度那是專爲有產階級設的我想一個兒童從小學到大學畢業只怕要幾千塊錢纔得栽培成功罷試問一個家無恆產的寒素人家怎能得到高等知識的希望呢言仲午當時筆下很好尤其在詞章上致力親友們都企望他飛黃騰達是個玉堂中人物科舉一廢說以後將在學校中選取真才各處所謂大學堂高等學堂紛紛設立讀書人那時候都已人心惶惶不知道走那條路好也有人勸言仲午隨著時趨不要墨守成法了罷無奈言仲午家道寒微一則除了處館教書以外無處可以餬口如今要教他

丟掉了。滅。獅。王。一。席。另。外。去。負。篋。從。師。這。如。何。辦。得。到。二。則。他。年。紀。已。經。三。十。以。外。了。家。累。又。漸。漸。的。增。重。了。怎。麼。還。能。到。那。種。新。式。的。學。校。裏。去。隨。著。三。五。少。年。讀。那。愛。皮。西。提。算。那。加。減。乘。除。呢。幸。而。這。時。候。那。種。巨。室。不。相。信。把。子。弟。送。到。學。堂。中。言。仲。午。先。生。得。以。苟。延。殘。喘。

學。校。制。度。那。時。卻。漸。漸。完。備。各。處。中。小。學。校。也。漸。漸。的。設。立。了。那。些。富。家。子。弟。也。漸。漸。有。入。學。的。志。願。了。便。是。幾。個。頑。固。紳。士。一。向。罵。學。校。爲。放。蕩。青。年。的。居。然。也。願。在。自。己。家。裏。請。一。個。英。文。兼。教。算。學。的。先。生。每。天。來。上。兩。小。時。的。課。言。仲。午。先。生。因。此。益。不。自。安。他。想。這。處。館。生。涯。可。是。終。望。不。到。底。非。改。塗。易。轍。不。

可。恰。巧。那。年。的。下。半。年。他。的。館。東。被。舉。爲。地。方。上。的。學。董。館。東。的。意。思。就。想。把。自。己。家。裏。的。兒。童。送。進。學。堂。中。讀。書。言。仲。午。得。有。風。聞。知。道。明。年。的。飯。碗。問。題。就。要。打。碎。

當。時。他。就。四。處。託。人。要。在。處。館。以。外。謀。一。件。事。他。有。一。個。親。戚。在。上。海。一。個。某。公。司。裏。他。認。得。一。家。報。館。裏。的。經。理。就。把。言。仲。午。薦。爲。報。館。裏。的。校。對。倒。有。每。月。十。四。塊。錢。的。薪。水。言。仲。午。先。生。喜。之。不。勝。一。來。是。打。破。處。館。生。涯。別。換。新。空。氣。不。至。於。飯。碗。落。空。二。來。還。比。處。館。每。月。多。了。四。塊。錢。過。了。年。辭。了。館。地。就。到。上。海。報。館。裏。來。了。言。仲。午。一。向。爲。人。精。細。而。勤。懇。對。於。校。對。一。職。自。然。勝。任。愉。快。加。以。他。爲。人。和。易。從。無。

不自然的笑

疾言厲色對人常開笑口。所以人家對於言先生也無惡感。

言仲午的家庭有一母一妻一子可也算是簡單的。家庭了起初他一個人在上海借住在人家一間湫隘的披屋內很感不便而一個月至少要回去一趟。所費也不資他和他的家屬久有移家上海之意。可是十四塊錢一月的進款怎能住在上海那個房價高貴之地。言仲午先生想校對是夜裏的事要在白天再謀一件事。那就行了。過了一年居然被他謀到一個某高等小學的國文教員。每月有十六塊錢的薪水。併計校對所得已有三十塊了。這時移家之志已決。當時上海的房價也沒有如此的貴。他們租了

一個廂房樓。只出了八塊錢的房租。可是言仲午要賺這三十塊錢卻不容易。

四

原來當時報館裏的校對至少要夜間一兩點鐘纔可竣事。要是沒有事兒的人。明天起身稍遲卻也沒有妨礙。言仲午卻是每天早晨八點鐘要到學校裏上課。下午稍爲有一些閒空工夫。就是一大疊的課卷。都要由他改過。剛剛料理清楚。前一期。的後一期。的。又接上來了。到了晚間四五點鐘。便急急忙忙到報館裏來。一天要做十六七小時的工作。怎麼來得及。歷年以來精神已受了大大的虧損。而且起初三十塊錢還可以勉強敷衍。到後來生活程度日高。雖然他的每月收入也比從前加些。可是終覺得入不

敷出言仲午先生是個固執而拘迂的人他口內不言心中卻十分焦急

到後來中國失業的人一天天的多了尤其是中等階級尤其是那種校對與小學國文教員這一種職業役不要瞧他是十幾塊錢一月的那種職業便是這種地位已有你搶我奪之勢言仲午是向來不和人爭競的可是人家漸漸想來奪他的地位幾年來他的精神也實在有些撐不住了一天偶有錯誤人家就把他辭掉了言仲午近來本來已經有些精神病可是於職業上尙無謬誤現在忽然受了這個打擊精神病因此大發見人常常作一種無意味的笑容但是小學教員的一職卻也早已被人排擠去位代

不自然的笑

替了親戚人家一個私宅館地教三個小學生待先生倒也算得恭而且敬可是他精神病發時對學生語無倫次書室中時時聽得一種笑聲引得學生們也都哄聲而笑那個館東想師道尊嚴怎麼常常聽得閨堂大笑呢言先生雖然境況可憐但是我也不

能耽誤了自家子弟那時送了他一年的修金半途

中便辭了他的館

言先生得了這辭館的消息加上這一氣一急精神病大發可是他的性質素來是和易近人見人輒笑到了精神病發的時候言語已是模糊笑聲卻甚清脆人家有時去問他什麼話他總是向人格格的笑笑得人家很覺難過他家裏的母親和他夫人有正

不自然的笑

六

事和他商量時他也只是笑家裏的人和他痛癢相關聽了他的那一種蘊著無量苦惱的笑聲大家都要哭出來他見了他老母哭泣他爲所感動也一樣垂淚可是一面拭淚一面又在那裏狂笑又過幾

天他的精神病越加深了一個空房子裏寂無一人只聽得吃吃不已咳可憐啊這是言仲午先生不自然的笑聲

近世新文範

典室

(偶拾)

鄙人前因乏嗣曾於庚申年憑中吳忠心介紹其族中吳陸氏爲典室三面言明以五年爲限一向和睦今年十月內氏生一子本應由其撫養至期滿始歸鄙人領回以繼嗣續不料氏產後遽與鄙人發生意見誠恐撫養上或有意外關係茲特憑中議決子由鄙人領回當出洋一百五十元歸氏養老費用三面議妥各無異言從此與氏斷絕雙方關係恐後無憑特立離異據聲明爲證

張豫敬啓事



兩具裸體

吳羽白

兩具裸體

我曾說過凡事司空見慣了便毫不爲奇但初次遇到一件最遭嫌忌的事而以不可避免的。原因不能不去極力忍受這是何等的不快與苦悶呵我每在書室裏面擡頭看見壁上懸的一架裸體畫像便使我聯想到學醫的初期兩樣感觸最大的事我當時雖極力堅持着想用科學家的冷靜頭腦去應付但這一絲絲的不快觀念竟永久的鑄在我腦紋裏面不易磨滅呵

我是第五期的學生。我校的解剖室那年方始建築竣事。冷氣襲人的冰室。深深的築在地底。灰白色的牆壁。淨無纖塵的。立在四壁室中央。六座解剖臺。全是用磁磚砌成。灰青色的窗簾。反射光線進來。覺得一種陰森怖人的空氣。佈滿一室。教授解剖的是個意大利人。能懂華英德法四國語言。一面擔任北京使館的職務。一面兼着我校的教授。每星期來三天。那種冷酷無情。石像似的顏貌。至今猶留在我的心目中。他一進課堂。便滿堂靜寂。先是默默的向着衆人。突然的忽向某人發問。如回答不出。便繼續的問。問得某人面紅耳赤。踟躕萬分。時始嘆喟的冷笑。一聲。大家見

了他都有兩分膽寒使不得不對於這們功課格外用功了。

校長與警廳交涉的結果警廳允將無主認領的尸骸供給我校學生們解剖一禮拜內先後運到三具尸體都用嚴密的方法防腐制臭藏在冰室內別級的學生們用了垂涎的嫉視的態度來議論這事而我們一級的人都爲了好奇心所衝動切迫的盼望着下星期一第一句鐘的解剖實習。

『Malaria』來了——解剖學教授的尊名是馬爾義三字音與瘧疾原名相近故大家以此戲呼之——我們三十一個人魚貫的入了解剖室我的目光最先接觸的是中央解剖臺上一具尸體全身用

白布蒙着同將入殮的死人一般的擺着很濃厚載鼻的石炭酸氣一陣陣從尸體身上發出來我們那時緊張着的心弦恨不能趕緊揭開一看但又希望永是這麼用白布蒙着不要揭開這樣矛盾的思想橫亙在我的思域內面那時全室靜悄悄的只見助手們懂懂的往來遞取器械馬教授穿了白手術衣襯着那無血色的皮膚益發顯出那面貌的慘厲赤裸裸的尸體露出來了我們緊張的心情稍爲弛緩下來但尚有惟一的希望便是尸體顏面上覆的白布尚未揭開倘若一經揭開我將何等的嫌惡與不快呵馬教授的衣角偶爾將這塊覆面的白布牽動我們便受了一驚終於無法可想這種被嫉惡的

事實是不可避免的。是非嘗受不可的呵。最後的惟一希望和平之幕竟被他一手揭開了。突然有位同學因吃驚過甚失聲微呼起來。教授用他銳利的目光怒視着我們。一羣人都被迫的注視着了。那可怕的灰白色的『死人之面』突然呈露在我眼前。我們的視線常想努力的避去接觸。但終於無意的接觸了。吃驚嗎？毫無可以驚懼的原因。當然不至於嫌惡嗎？那尸體的面貌何等的安閒靜穆。慈善和平。呵！閉合的眼臉下垂的脣角不是同睡熟一般嗎？他是個神聖的犧牲者。是一具有價值的遺骸。我們對於他應該表示萬分的敬意。方始不負死者一番供獻於我們的厚意呵！我們尚有嫌惡的餘地。

兩具裸體

嗎？我們思至此處便不由得肅然起敬。這一回事是我求學時代一件很可記念的刺激。但以後逐漸的習慣了便也了不爲奇。一次是在花柳病科診斷室裏。逢到我們臨症實習那一天。來了一個就診的幼妓。正在妙齡時期。姿容以及裝束都有相當的豔美。大家的視線都受她的吸引。我們共推了善說『蘇白』的唐君去詢問她。病歷一切。那同來的鴛婆指指畫畫的說了一大篇。什麼小姐呵！『清倌人』呵！什麼不可思議的原因。得的下體病呵！花柳病教授是個富有興趣而喜與學生聯絡的日本人。一進門後唐君便鑽到他的耳邊咕嚕了幾句。日本教授點點頭。我們知道是允可。

兩具裸體

四

了。便靜待着『秘密之發現』教授命這個妓女睡到手術臺上。我們一羣人的心理又緊張起來。但不快的心情而是一種愉快的期待。在久慣醫療的日本教授是司空見慣毫無感動的命令着。而我們初涉門徑的豈能不感到奇異。那妓女羞澀着延捱時間不肯脫去衣褲。但那鴛婆開始強迫着替她脫除了。那時正在秋初薄薄的單衫一經脫去。一具赤裸裸的人體便豁然顯露出來。豐潤的肌膚白皙的體表尙能保存着原有的處女美。但褲子方始解脫之際一陣特異的臭味直衝進我們鼻觀。幾乎令人作嘔。再一細看立刻令人嫌惡厭避之不暇。與起初所期待的完全相反。那污穢變色的患部一串串的

Mondynon 像醃肉一般的顏色。再加上那高低不平丘壑起伏的樣子。令人何等的嫌惡呵。但無可奈何。仍然得聽從教授的命令替她洗滌施治。這是第二件刺激的事。但此後也漸漸的習慣了。毫不爲奇。不但無所欣喜。亦無所用其嫌惡了。我至今追憶起來尙是不解何故。同樣的手術臺上兩具裸體。我們對此的觀念大有憎愛之不同。何以對於死體初恐怖而後變爲愛敬。何以對於病妓初欣喜而後忽變爲憎惡。呵。這種心裏的變遷究係何故呵。





白菜心

夏岡生

伊是一個極醜而且不會說的婦人。人們都不理伊並且批評伊八個字「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所以伊雖是處在這大城裏人烟稠密的所在而可以說伊實在等於到了無人跡的孤島裏了。左邊鄰居是位寡婦因為長得美皮膚嬌嫩得和捲心白菜一般因此得了外號叫白菜心。白菜心委實名符

其實青年守了寡心同止水一般純白無瑕許多俏麗的少年作出種種懇切的舉動去媚伊伊只略微向他們笑一笑。白菜心最討厭這位醜鄰居以為伊是人類最污穢最可笑的了。常咒伊說菩薩什麼不將伊淘汰了。淘汰了伊好像潑了馬桶於是醜婦人除了和伊的不同類而同情

的不爲人所歡迎的小狗相對外簡直沒有其他什麼幸福咧。岡生想閱者對於醜婦人或者也沒有什麼美感而去憐恤伊處在這孤獨而淒寂的地位甚至也存着白菜心的心理這呢是應該的。因爲人的眼具有審美的能力不美的自然不必去留意不過岡生有一個疑問「人的美究在何處」

「白奶奶我知道自己很冒昧不應該討你的厭我……」醜婦人

沒有勇氣怯怯的說。

「什麼什麼我想我同你並沒有

什麼關係你應該知道我是好靜

的人。昨兒區長來調查戶口我怕

麻煩還跑到毛七嬸家避一避呢。

」白奶奶掩着伊的鼻子睜圓了

杏眼這樣說。

「不是……沒有什麼多話……

我想奶奶可以允許的……其實

我很難開口……或者……求你

……」醜婦人一張粗黑的臉急

和羞漲得紫猪肝一般紅毛孔裏

分泌出一種有氣味的油斷續着

向白奶奶說。

「哦我知道了你大約是想借錢

不過……」白奶奶帶着譏刺的

微笑「不過你覺得沒有什麼阻

礙着你的舌頭麼」白奶奶又發

出那不可意思的嬌笑兩個笑渦

和羊脂玉上帶了一點嬌紅的顏

色美麗極了。

「求奶奶助我……我媽昨天來

信說病重……這正是用錢的時

候偏我缺了錢……五天後一定

歸還……那麼隨你要幾分利息。

」醜婦人幾乎哭了。

「這個……那個……」噢我這幾

天也是愁着沒錢買麵」白奶奶

說着回頭看看箱子「你知道現

在麵又漲價了昨天是誰說來着

連着不下雨還要糟呢你吃過飯

了麼毛七嬸大約等急我了。我該

去看看他」

「不……再不……那個雖不值

錢却是……奶奶我將狗押給你

」醜婦人急得更說不上話來。

「哦。毛七。婦。大。約。等。急。我。了。你。吃。過。飯。了。麼。」白。奶。奶。鎖。上。門。嫵。娜。走。出。去。俏。麗。的。少。年。忙。將。手。帽。揩。揩。臉。

廳長

你。是。白。菜。心。麼。幾。歲。了。

白。菜。心

那。是。他。們。謾。言。我。決。不。

那。裏。人。

能。承。認。的。

白。菜。心

是。的。今。年。三。十。六。歲。本。

廳長

（冷笑。注。視。着。白。菜。心。）

京。人。

這。樣。的。案。子。我。很。辦。了。

廳長

你。丈。夫。死。了。你。應。該。規。

幾。件。起。初。他。們。都。像。你。

矩。些。

這。等。抵。賴。後。來。有。了。證。

白。菜。心

（羞。紅。了。臉。）不。是……

據……來。

天。下。有。些。想。不。到。的。事。白。菜。心。因。爲。過。於。純。潔。便。爲。一。般。不。純。潔。的。所。忌。妬。起。初。大。家。散。點。流。言。後。來。

老。爺。我。沒。有。壞。事。

（甲。少。年。上。）

廳長

這。個。你。不。必。抵。賴。人。人。

甲。少。年

廳。長。我。是。很。知。道。的。七。

又。將。流。言。附。會。成。事。實。於。是。一。件。意。外。的。污。穢。的。災。重。重。將。白。菜。心。

皆。是。這。樣。說。你。你。要。明。

月。裏。那。一。天。夜。裏。三。點。

包。圍。住。了。警。廳。承。認。伊。是。暗。娼。不。

白。人。人。皆。說。你。不。好。你。

鐘。我。親。眼。看。見。伊。的。門。

免。將。伊。拘。去。審。問。

必。定。總。有。點。不。好。呵。

忽。然。開。了。走。出。一。個。少。

白菜心

四

年伊對少年說我的哥
哥你怎麼這樣很心可
是隨你肯不肯你別讓
別人知道了我的名譽
要緊

廳長 是的婦人的眼淚尤其
利害

(乙少年上)

乙少年 廳長我現在也不必隱

瞞了那少年就是我

白菜心

噯呀(心痛的哭)我實

在不認識你們兩人

甲乙少年

(微笑轉面向廳長)人
是最狡猾的

第二天報紙上本京新聞欄裏第

一條便大書特書某門某胡同暗

娼白菜心被捕更由編輯的先生

添上許多前因後果於是白菜心

便和掉在深淵裏似的自己萬不

能爬起來咧

廳長是個好人他的志願想將暗

娼禁絕常對他們說你們上了花

捐又何致被捉呢他審問白菜心

的後三天早晨接着一封信信上
歷敘白菜心品行的純潔自己和
伊是隣居能够拿名譽和職業擔
保白菜心不是暗娼請廳長將伊
釋放廳長是個好人是不憚煩絮
又提審了一次

廳長 白菜心你歡喜打牌是

麼

白菜心 是

廳長 你又歡喜喝酒並且醉

了歡喜唱曲是麼

白菜心 是

廳長

你丈夫死了。你起初想嫁你妹夫。後來你和他說他不肯。是麼？

白菜心

（眼睛瞪得很大。有一副懊悔幾乎發狂的狀態。喊起來。）他母親死了。麼？可憐……是的。這事是有的。那時我有五百多塊錢。藏在箱子裏。

……哦……

白菜心

（羞得飛紅了臉。）哦。老爺。我不抵賴。全是。的。

廳長

你懷很。心想害死你妹。

妹……

廳長

（微笑。）白菜心。你是個好人。你很誠實。誠實。這

你是知道的。你我是知己。換心的。朋友。替你。想的。招兒。沒有。錯。來。來。來。我們。先。上。棹。打牌。哦。我。櫃。裏。還有。兩。瓶。白。蘭。地。你。自己。拿。出。來。喝。罷。

白菜心

菩薩……我是有這種心（愧悔的痛哭）

廳長

你藏着錢。不接濟一個可憐的婦人。致使伊母親無力醫治死了……

白菜心

（哭着不能說話。）哦……

喝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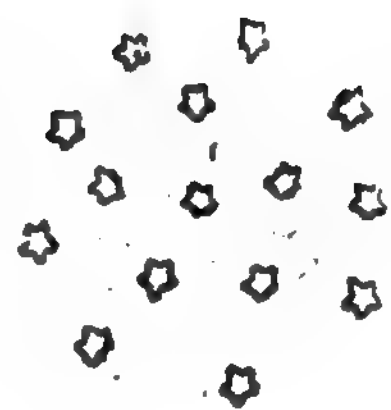
白菜心

五

記盧毅安相人術

羅癭公

權量。湖北人。交通次長。一日清晨。余閒步中央公園。逢盧立談。權過焉。與余小立。數語別去。盧詢何人。余告之。盧謂此人不久必干刑憲。當入獄。旋謂入獄尙可免。然訟事經縛。非半歲所能了也。已而吉長鐵路貸款事。被逮保釋。久之始免。陳國祥。貴州人。衆議院副議長。致富六七十萬。一日會於梁任公宅。盧見之。私告其友。謂其人鼻形突起突落。致富極驟。然驟落淨盡。則必死矣。問何時。答傾敗在一月之後。死亡在度歲之前。陳旋以購盧布傾其產。大病月餘死。不及度歲矣。



痕跡

后
齊

我的。心。板。上。已。鐫。着。很。深。刻。的。痕。跡。了。這。種。痕。跡。可。以。算。得。是。墮。落。的。紀。念。

現。在。猛。烈。的。覺。悟。了。要。把。痕。跡。來。磨。洗。恢。復。原。有。狀。態。可。是。人。們。遇。着。過。特。異。的。事。故。內。在。的。感。想。就。有。久。遠。的。存。在。無。論。在。什。麼。時。候。一。提。便。又。想。起。來。所。以。我。越。是。要。使。這。種。痕。跡。消。滅。倒。越。是。記。憶。得。牢。固。前。塵。影。事。不。時。的。如。潮。水。一。般。在。方。寸。中。澎。湃。使。我。感。受。着。不。快。我。得。說。一。聲『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咧。

我。既。不。能。把。痕。跡。磨。洗。而。消。滅。祇。有。一。種。消。極。的。法。子。索。性。把。痕。跡。的。歷。史。寫。幾。段。出。來。以。為。懺。悔。我。希。望。從。此。以。後。不。要。再。有。這。種。痕。跡。鐫。到。我。心。板。上。來。增。加。我。的。不。快。之。感。呵。

一

距。離。現。在。已。將。近。兩。年。了。還。是。在。漢。口。的。老。圃。那。時。正。是。新。春。天。氣。嫩。寒。未。退。老。圃。裏。的。柳。樹。還。不。敢。大。着。膽。子。抽。出。來。葉。兒。才。生。了。不。多。大。望。過。去。一。排。如。同。染。了。茶。青。色。差。不。多。樹。上。的。鳥。鳴。和。屋。子。裏。的。歌。聲。互。相。應。和。聽。來。着。實。賞。心。悅。耳。許。多。游。人。或。立。在。池。邊。或。是。假。山。石。下。各。去。尋。他。們。自。己。的。快。樂。我。一。個。人。也。是。帶。走。帶。望。的。打。欄。杆。旁。經。過。忽。然。的。看。見。

伊了。視線就自動的放了過去。只覺伊渾身上下無不爲真美所充滿。當我回去之後。曾填了一首歪詞。描寫伊的美態。還記得上半闕道：『態娉婷。容窈窕。天賦風流人面。如花好。欄內笙歌。欄外道。是處蓬山。探未勞青鳥。』我覺得這幾句描寫得還嫌不像。咧。我沒有聽見伊說過一句話。也可以知道伊多分是湖北人。因爲伊走向漢調劇場去聽戲了。我對於漢調向來是不愛聽的。可是這天也在那兒坐了一個多鐘頭。直等到伊離了座位。便跟着出來。伊又立在我照相處的門口。向玻璃櫃子裏陳列的許多相片。一張一張地細看。真榮幸啊。我在黃鶴樓所拍的一張照也。陳列在那兒。被看到伊的眼內了。

太陽漸漸地向西邊下去。還留着殘餘而鮮紅的夕照。映在美麗的地方。美麗的人身上。越顯得好看啊。伊也好像隨着太陽似的。不在這兒停留了。我因爲還有別的朋友在着。不能穀就走。只好望着伊的芳蹤。遠去。至於望不到爲止。萍水相逢的見過一次。原沒有懷戀的價值。所以隔不多時。這回事就淡忘了。偏生過了十多天。又在馬路上和伊一度相遇。怎不如同觸了電似的。把前番的情形勾引起來。不過彼此都坐着車子。打個照面。就背道而馳。這兩回遇着。也是極平常的事。我的心上。何致就鐫下了深刻的痕跡。我所最不能忘的。要算是最末一次了。

萬惡的環境不許繼續我在武漢的生活況又是武昌兵變的當兒風聲鶴唳人人都存戒心我只好離棄我旅居一年的漢口帶着驚慌和失意而歸去心裏實在有無窮的傷感咧提着行李無精打采的正

向輪船上走一頭又撞到伊了真是出乎意外不覺

四目相注各人都現出訝異的樣子來要在平常日子我常以這種際遇爲難得爲快慰可是在這無聊的時候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想咧腳底下走着不自主的慢下來只恨開船的時刻已逼近了不能容我遲疑不得不鼓着勇氣向船艙裏去忽忽的把行李部署停妥就又跑到船頭上來那時船的搭板已經拆去船身也蠕蠕地開動還看見伊立在碼頭

上引眸遠望與我的目光遙遙地成爲交點怎奈不情的江水一剎那間已把我愈送愈遠不能毅再看我了然然而我心板上的痕跡到如今還深深地鑄

着

二

朋友的好壞在交情最相得的時候是分辨不出的因爲他的好壞已爲情感所蒙蔽了除非到疏遠之後才可以回想得到即如我對於遠濤起初何嘗不是承認他爲良友鎮日價和他在一塊兒吃喝玩笑要好得如火熱一般覺得他一言一動無處不湊我的趣可算是我的真知己了唉現在想起來我的墮落雖然是出於自動然而引我向墮落之途去走的

痕

跡

便是遠濤啊。

得了遠濤的介紹，能穀和小珏相識，得了金錢的助力，居然就和小珏接近了。我有生以來，還沒有遇過親近女子的機會。在這時候，自然是以爲伊溫存可愛，萬分的快樂。真有所謂『願作鴛鴦不羨仙』的氣概。咧，那曉得過了兩個禮拜，我和遠濤再去時，就看不見小珏了。問起那邊的人來，才知道伊的出來，是被旁人拐帶的。現在伊的父母把伊找回去了。我和小珏從前沒有什麼關係，從不相識，而忽然親近，會幾何時，又絕不相顧的，各走各路，這是何等的可怪。怎不使我有感呢。

三

四

以鳳媛這樣的人，竟在倡門中討生活，真是可憐可惜。

我頭兩次和鳳媛見面，都是在遊戲場裏。後來得着機會，就到伊的家中去了。起初原不過是閑了沒事去坐坐，消遣却不料伊的表姊蕙媛很有靈敏的思想和動聽的談吐。蕙媛第一次和我談話，就評論婦女的美醜。曾說道：『在男子目光中，斷定女人家的美醜，是不足爲憑的。因爲男子差不多都先存有作用，所見就不免有偏了。惟有婦女看婦女，彼此同類，是的確不移的。至於一般人以爲唱戲的總比平常人好些，這也有層原因。大概一個人情願拿了錢去看戲，心目中已存了好的觀念，看來自然是格外好。』

了。』伊這幾句話很有見地。使我十分的佩服。估量伊一定總讀過不少的書。果然不錯。伊現在還常常喜歡把紅樓夢重複的來看。和我談起來頭頭是道。咧。

蕙媛的談鋒和鳳媛的靜默恰恰地成爲反比例。能發感動人的究竟還是靜默。所以我在不知不覺中就。和鳳媛增進熱度了。伊因爲智識薄弱還能保守住固有的天真處處總拿真感情來接待人。并不曾染了倡門中的習氣。這是最爲可貴的。其實也是最可憐呵。

我記得有一天向鳳媛問道。你對於男人喜歡什麼樣子的。伊道。這句話說了你別生氣。男人家實在是

最可厭的。沒有什麼好喜歡。我道。你可惡。男人家的原因我已猜着了。大概你從小就受男人的糟蹋。所以見了可惡。可是麼。伊道。并非我說假話。倒不是這個原因。連自己也不知其故。往年在小學校裏讀書的時候。和男孩子坐在一張桌子上。就不情願。總得吵鬧着分開來才息。這也是生就的一種怪脾氣罷。我道。你既是這種脾氣。偏偏地要幹和男人週旋的生涯。精神上豈不是很苦痛嗎。伊聽了我這話。急速的把頭沉下。帶着嗚咽的聲音說道。原是那都是我的爺娘的意思。我不敢反抗。也許是我的命該如此。啊……伊本來是低聲慢氣的說話。說到這裏就不開口了。多分是伊傷起心來咧。

那一夜是很冷。我在鳳媛房裏烘火。薏媛也坐着談了一會。就去了。鳳媛忽地把房門關上。我倒很詫異。只見伊走到櫃子邊。拿了兩個陳皮梅來給我吃。我一壁吃着一壁問道。你爲什麼要關起房門來呀。伊笑吟吟地說道。薏媛這人很輕薄。伊看見我拿東西給你吃。一定要嘲笑的。所以把門關起來。我聽了也禁不住點頭微笑。覺得伊到底總脫不了天真中的羞澀。

我第一次和鳳媛會面。是在遊戲場裏。我最後的和伊會面。也是在遊戲場裏。這兩番影事。真使我不忘啊——我們倆在文明戲場裏看戲。我坐在前面。伊坐在後面。當看得有味的時候。兩個人並不交一語。

旁邊許多來往經過的游客。看見了伊。都不免站下。腳來評頭評足。還有些三五成羣的。說出種種不堪的言語。我曉得這是遊戲場裏。有的現象。却是不以爲意。看了一回。戲有些不耐煩了。就和伊到別處去走走。在無意中。我向伊說道。剛才戲場裏好多人。立在你旁邊。那種樣子。實在難看得很。你也會覺得麼。伊道。怎麼不覺得。所以往日我說男人家最可厭啊。我道。倘使他們竟都不惜金錢。要來和你接近。你却怎生對付呢……伊的形容。忽然愁慘了。更表現出不可名狀的態度來。很不自然的說道。我前世裏不曉得作了什麼孽。如今來受罪。我是一無對付。只聽爺娘的擺佈……我的爺娘。只要有錢到手。不

管什麼人的。也不管我的死活……我已經不能算
是人。只好說一個公衆的玩物……伊還吞吞吐吐
不斷的朝底下講。我可不忍再聽了。連忙阻止道不
要多說了。時候不早也得回去罷。伊果然立刻就回
去臨走的當兒好像已明瞭我的意思。并不再說什

麼。一逕去叫車子。我見伊去得遠了。也慢慢地歸寓。
心上如受了針刺一般。從此後就替伊格外可憐。但
是竟不忍再去看見伊了。到底對於伊。至於遠久。總
不能忘懷。

巴黎花市

昭實

今年秋間。巴黎氣候嚴寒。爲十數年來所未有。中秋後大雪紛紛。
花草因之凍萎者。不知凡幾。諸聖瞻禮節之日（十一月一號）
巴黎市排攤售花之婦女。每一小束紫蘿蘭。索價一佛郎半。一束
冬青。索價兩佛郎。其他各種菊花。每束索價兩佛郎半至九佛郎
不等。然各店鋪街市。仍排列極美麗之鮮花。無缺少者。聞皆從南
方遠處運來。運費併計。故價甚昂耳。

▼杭州雜詩

(徵字)

營門歸馬踏長衢。坐對烟波想故都。山水有靈吾豈誑。此來端不爲西湖。
綰轂東南倡止戈。一家杭滬免誰何。湖濱逆旅持名籍。記得諸侯客子多。
酒盞當欄攜妓客。簑衣衝雨采蓴舟。寒煙荒梗成今度。夏景忽忽不肯留。
雙槳夷猶戀夕暉。尋人不遇不空歸。湖游半日仍粗了。只欠山兜上翠微。
林墓梅花開未開。孤山須是厭塵埃。平湖秋月偏相近。昏黑循堤獨到來。
十八年前湖上夜。行宮門外月如霜。我生只此泛舟役。說與故人應斷腸。
精忠恨不國威揚。保障長思捍海塘。千載浙人還浙土。岳王恐合讓錢王。
潮弩方前百越羞。甌閩地盡古揚州。相從漫有江湖意。野鶴閒雲愧貫休。



鋤蘭記

胡慈珠

鋤蘭生曰。人言生不幸爲女子。更不幸爲人妾。斯言誠然。蓋造物秉天地靈淑之氣。誕生女子。何異秀壑幽澗之中。萌茁蘭蕙。彼葳蕤之葉。馥郁之香。凡爲遊客者。宜盤坐松根。相對靜觀。則其欣欣向榮。逾呈嬌態。若剪除故根。移植玉盞。眞諸樂几之上。湘簾之前。雖受遇至隆。但本性已傷。及其花萎葉枯。能不擲諸穢地。屏之室外。而誰復念其昔日曾爲深澗。遂壑中之幽香哉。此固不幸爲蘭。更不幸爲玉盞中之蘭也。言夫女子。則或爲紅樓閨秀。或爲小家碧玉。自其呱呱墮地。時於將來之命運。固混沌難知。迨其長成。而一生之哀樂。因以判焉。彼百輛迎迓。宜室宜家者。正如幽谷之蘭。即遇莽風蠻雨。自有無言之巖石爲之庇護。使弗受摧折。生受無窮之福。至若嬌藏金屋。春入青樓。是何異荏弱之蘭。納諸玉盞。深閉斗室。其能存者幾希耶。曉霞不幸爲幽香之蘭。而我薄倖。竟爲鋤蘭之人。嗟夫。吾負曉霞。吾甚負曉霞也。吾之識曉霞。在壬子之春。時民國肇興。共和奠基。吾已畢業中學。親友憐。悉入法政。以數載之後。即可冠峨冠。坐高堂。爲民上。而司法也。余慕其說。

遂襪被至杭垣入校肄業焉一日訪鄉友於旅邸友適外出吾乃閒坐室中以待其歸坐甫定陡聞隣室有呻吟之聲吾素好與人事就門隙而瞰之則見一中年老者偃蹇牀褥骨瘦如柴形瀟似鶴呻吟之聲亦以力弱故時斷復續楊傍站一女子年可十六七雲鬢蓬鬆玉容慘淡且以眼淚睪睪注視老人之面哀聲頻問曰阿父心安未氣舒未痰消未願老者模糊似睡不則一聲時張口噓氣而已景象淒慘不忍再睹遂歸坐吾友亦來談次於無意中曰君比室一病者終朝呻吟君得毋充耳不聞耶否則將何以安枕吾友聞言蹙額曰可憐者此老是亦宦海中之人惜鏡也余曰君自鄉間來甫經三日何知之甚詳友

笑曰子素以敏稱今何愚者斯頃吾以彼之歷史將所聞者一一告於子子猶未三日而得知之於俄頃也余亟引咎曰予過矣予過矣請君明以告我友曰吾至杭卽下榻是間以地處中樞便出入也嗣聞病者呻吟之聲時度板牆而過擾人耳膜心雖厭之繼念彼與我等是作客耳設我不幸臥病旅邸則我猶彼也於是厭惡之心頓釋而反動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感欲扣門咻之而惜無有由乃招侍者前而訊之侍者一一爲余言之甚詳蓋病客姓辛名芝橋爲楚南產遜清時爲皖北汛地武弁顧性生狷介不善鑽營故李廣老去封侯難期會去秋革命舉義而辛翁之官命竟與清皇帝同時告終辛翁落魂異地生趣

毫無貳料。無情碧翁。乃陷其於困極之地。猶不愍。憐而又加以慘酷之命運。甚矣其傷心也。彼既失爵祿。而其夫人又於同時病歿。買櫬市衾。盡罄平日所蓄。遂將旅櫬寄真蕭寺。室中雜物。貨之一空。遵皖江而下。至於武林。蓋辛翁以湘兵遍滿各省。武林營伍中。當有同鄉。覓一棲枝。意似較易也。庸知革命之後。杭州所駐之兵。咸由台州新嶸所招。故辛翁尋訪數旬。竟無所遇。旅費又罄。苦無告貸。悲死愁生。益以憔悴。遂病倒旅邸。不能復起。君思之哀乎。不哀亦可爲亡國大夫之末路矣。余曰。翁有子女幾人。友曰。聞侍者言。僅一女郎。繼又拍掌曰。孝者是女。緹縈崇嘏之流也。彼中郎有女。豈足以稱翁女者。余笑曰。君安知。

其孝父母。生我鞠我。致於成人。及父母有疾。爲子女者。自當親奉湯藥。以盡厥職。况茲在窮途之際。則自應爾爾。今子遽以孝稱。女得不爲識者譏乎。友曰。君言雖是。然吾之稱渠孝者。是有目睹者。在焉。子不信。今當爲子言之。昨日午後。聞女郎囑侍者請醫。逾時醫者來診視。後頻搖首。謂病大難。且不肯定方。謂藥重則翁將不勝。輕則無濟。女郎固請。遂草草開方而去。然翁飲後。仍無起色。吾以客裏寒夜。孤檠相對。而病者呻吟聲。女郎啜泣聲。藥鐺沸溢聲。時度板壁而過。擾人不寐。雙目繲繲。默數更漏。俄聞鐘報四下。意常破曉。忽覩燭光掩映。而沉檀香氣。馥烈亦穿罅隙而來。似訊人宵來安未。余怪而靜聽之。則女郎房中。

乃有窸窣之聲。吾於是起就板隙。覘之。見女郎方就香燭之下。高捲左袖。輕露玉腕。右手持利剪。猛向玉腕盡力而下。言時。余友顫聲而續曰。我友乎。子亦知女郎之所事乎。噫。彼利剪所至。而彼女郎肥嫩如玉之塊肉。乃隨剪聲而俱下。鮮血淋漓。點滴如殷紅之珠。顧女郎毫不介意。徐徐撮香灰。按置創處。余睹至此。不忍復觀。君思之。此荏弱之女郎。非割股療親而何。稱其孝女。宜乎不宜乎。余不覺點首歎曰。有是哉。君之獎譽。非謬言也。時吾二人談論方酣。乃陡聞女郎作聲曰。『主人能鑒諒我父女客裏無親乎。吾父病勢如此。設移榻別處。誰肯納我……至於吾父一旦不諱。終不連累主人。』余乃與友又就板隙而窺。

則見逆旅主人手持賬簿。怒形於面。踞坐椅上。女郎則愁鎖雙眉。淚承兩頰。侍立於傍。哀聲乞憐。既而主人睜目曰。姑娘試思所居之室。所食之粟。誰不以錢而得者。設諸客皆安居坐食。不名一錢。則吾輩不將喝西風耶。女曰。人非草木。焉得不知。奈行李衣服。苟值錢者。付質一空。無已。希吾父病有起色。當致信各處親友。作將伯之呼。言已泣下。而頻回首顧床上病父。若恐驚聞而使之重憂者。時余又不忍再窺。乃曳吾友之袂歸坐。座中余乃探懷出二十金。與友曰。若將去。贈與女郎。暫爲病者治理藥石。余以年纔弱冠。以金贈予。一不相識之女郎。吾雖自問無他。然世人惜惜不諒。余心必致紛騰。物議子年長可僞言與病。

者曾有一席之親茲見困頓若斯故分金助之則外人。不疑而女郎受之亦可心安至其旅費等君可任之吾明日當懷金來爲之還償但囑女郎弗悲善待乃父也友固父執與余爲忘年交聞余言頗稱善而已亦捐二十金如余言持去女郎再拜而受友返余亦揖友而返校焉

法政學校原非他校比除聽講之外上課與否皆任諸學生蓋主事者原以新國成立法律更變趁此際作投機之業而吾儕輸出金錢亦不過圖賣得片紙爲法學士之頭銜故同學之中上也者徘徊於三竺六橋間領略湖光山色下也者選聲徵色流連妓寮若吾之終日埋首案頭誰不目吾爲痴生然吾之所

以如此者是有所警策於余後也余不幸生而先嚴見棄賴慈母得以成人吾家有負郭之田百畝臨水之宅數楹先公以綢商起家有綢肆二設於杭紹之城市及先公歿余母以婦人不諳貿遷術遂將二肆託舅民爲之經理而以吾家資本作爲存款每年取子金補家用焉及余年十六而母氏病時余方在中學肄業也聞而歸侍湯藥者數月我母知不起乃招舅氏來函爲吾謀娶以從俗例冲喜之舉幸而病愈可早含飴以享弄孫之樂然謀娶之舉老人未病之前固早議及矣大凡內地愈溫飽之家則嗣續之念愈熾吾家世傳單丁父又早歿故吾母十載茹苦幸余成立恨不能今年娶媳明年弄孫傳呼階下即不

幸則送死舉哀多一人彌足增泉下之榮也議成即行詎知彩輿臨門之日即吾母化鶴之時喜終不見凶已隨降從知無識之舉誠烏足以爭造化之權不過孝幃素帳之中啼泣有人耳喪葬事了余仍赴校以繼我業家中諸事盡付余妻而總挈其事者則有余之乳姆王嫗在焉王嫗自余墮地時即至吾家忠愍有古風余母在日凡出納大小諸事莫不任之而嫗行之能井然不紊新婦年稚不審所事吾之無內顧憂者咸嫗之力也余之身世既如上述則知余以孤露之身又焉得不思奮進豈可以玩日愒歲以自隕越而貽地下之悲乎及吾中學畢原擬北入大學無何革命風起此議遂輟然余顯親立身之心未嘗

稍殺故入法政學校以來閉戶自修不與若輩伍冀他年在司法界樹一幟耳自是於無意間遇彼困苦之老人且許以伙助乃不得不爲澈終之謀是以翌日午後余乃不待散課即告假至友所友見吾而笑曰子來何早也余亦笑報之曰恐君望我正殷耳乃探懷出金擬呼逆旅主人以予之友曰若輩匪善類見有人慷慨出金必多增額外之索當問彼女之究竟也友去旋至曰得之矣以日記小冊授余且曰所居所食盡載靡遺計之可也余遂展觀見簪花小楷密寫烏絲於是知彼女果能文也余方展讀女郎奉幃入有所呈示吾友及見余返身欲出余友止之且將余之名姓一一介紹並告以昨日之議彼女郎聞

之則俯首不語亦不言謝而兩行熱淚已如串珠斷
縑索索而下余亟慰之曰姑娘勿悲且可弗疑余爲
匪人要知道余之所以捐金贊哀尊甫之衰病而敬姑
娘之孝行也且伶仃父女落魄異地呼籲無門將伯
誰助吾家雖匪富尙堪分粟惟希尊甫弗藥而願姑
娘亦弗哀思毀身也女郎乃以袖掩面涕泣而去此
若在他入必以彼女郎爲不仁而我服其感激之私
較之口不絕銜環結草之感恩語者實爲有逾矧余
之出金原動於一片惻隱心耳豈有望所償於我耶
於是遂招逆旅主人以金予訖即返校翌日天方黎
明余方擁衾讀講義侍者以一函授余視其外固余
友所書者亟剖讀之中述女郎之父夜半離世速代

理喪務云云余不待讀竟即離床啟篋懷金而出忽
忽至逆旅主人見余至迎語曰先生來甚佳逆旅客
歿例須稟明官廳而後殮余亟搖首曰無庸客非孤
身有其女在主人再欲言余已行矣吾逆知其舞劍
項莊意在沛公彼之言此欲詐得幾許金錢耳及入
余友已在彼女之室余因亦往視則見可憐之辛翁
瞑然仰臥而覆紅紙女郎傍坐慟不成聲默念老翁
在日愛女情深終不忍其哀毀至斯而今任女郎淚
涸聲瘖萬不能再起噢咻其可憐之愛女死者已矣
生者何堪余友蹀躞室中已見余趨起門外乃亟曰
君來耶大佳大佳余眼幾穿矣余不答第出金授之
曰君速往市櫬暨衣衾來余友將命去邇時室中沉

寂○惟○女○郎○啜○泣○聲○猶○時○時○入○耳○半○晌○余○乃○啓○言○而○問○
之○曰○姑○娘○尊○甫○之○柩○須○搬○回○湘○地○耶○抑○葬○於○斯○土○耶○
斯○吾○與○彼○可○憐○之○曉○霞○實○爲○第○一○次○之○談○話○也○彼○乃○
含○淚○曰○可○憐○吾○父○以○衣○食○奔○走○一○生○自○妾○有○生○以○來○
從○未○見○吾○父○一○回○故○土○蓋○去○鄉○萬○里○歸○兮○實○難○况○吾○
父○官○不○過○武○弁○糧○不○過○五○斗○一○家○數○口○坐○以○待○食○烏○
有○此○餘○資○作○回○鄉○之○舉○哉○而○今○棄○儂○而○逝○魂○兮○有○靈○
其○或○化○鶴○歸○去○一○省○故○鄉○廬○墓○也○余○曰○信○如○姑○娘○之○
說○則○尊○甫○之○柩○惟○有○葬○斯○土○耳○然○西○湖○山○明○水○秀○景○
物○宜○人○尊○甫○正○首○是○間○亦○不○無○其○福○今○且○暫○厝○內○舍○
後○當○擇○一○幽○蒨○之○地○爲○其○營○造○塋○墓○耳○女○郎○點○首○時○
余○友○市○櫬○亦○回○並○雇○土○人○數○輩○爲○之○成○殮○斯○時○女○郎○

之○哀○慟○余○實○不○能○復○以○語○形○之○於○是○移○柩○厝○於○丁○家○
山○麓○之○丙○舍○事○既○竣○余○與○吾○友○密○議○所○以○安○置○女○郎○
者○蓋○不○欲○蹈○爲○德○不○卒○之○譏○也○友○曰○彼○女○郎○已○爲○我○
言○之○詳○矣○彼○無○家○可○歸○早○欲○自○裁○從○泉○下○以○伴○其○老○
父○以○受○君○之○恩○尙○未○酬○報○欲○報○無○力○則○惟○有○以○身○報○
君○願○儕○於○婢○妾○爲○君○捧○硯○添○香○也○余○亟○曰○是○烏○可○余○
豈○以○小○惠○以○乘○人○之○危○而○濟○吾○欲○耶○人○其○謂○我○何○余○
與○吾○友○方○談○論○彼○女○郎○翩○然○遽○入○余○起○立○讓○坐○且○謂○
之○曰○方○今○歐○風○東○漸○女○學○盛○創○鄙○意○欲○將○姑○娘○往○送○
女○學○三○年○學○成○即○可○立○身○社○會○足○謀○自○食○終○身○可○不○
仰○給○於○人○姑○娘○於○意○云○何○女○郎○曰○君○爲○儂○計○可○謂○盡○
其○善○美○但○膳○宿○學○費○在○在○需○資○此○次○已○費○君○不○資○焉○

可再爲君累。懷思之熱矣。願爲君家侍婢。以終身。以報鴻恩。余不待辭畢。亟搖首曰。烏乎。可哉。羅敷固無夫。使君已有婦。不敢相屈。姑娘居媵妾。無已其兄。我可乎。曰。斯兒女之事。原不該出諸儂口。兼之。父骨未寒。旅櫬未安。儂之所以忍恥抑痛。冒大不韙者。原冀竭吾之所能。以報君德於萬一耳。若不允我。則此後東西睽隔。又何以伸吾志。余曰。其如吾妻之不能容何。鄉間女子。未明深義。且心地窄狹。縱卿能委曲求安。而彼不見諒。得勿負卿與其悔之於後。曷若慎之於始。是以吾不敢不審慎而出諸口也。時余友攬言曰。吾知君夫人固非妒婦也。况以姑娘之溫文秀慧。能不我見。猶憐設不容吾。自有療妒方也。君其許之。

余爲友所迫。乃不得復辭。自是而後。余遂爲曉霞之保護人矣。爲吟『薄命憐卿甘作妾。傷心恨我未成名』句於吾心。未嘗不憾憾也。曉霞深明大義。名雖夫。我仍守身如玉。從不見其色。笑良以孝思敦篤。哀痛未殺。吾愛而敬之。敬而畏之。誠不敢以非禮相犯。有時惟對坐作文藝上之談話而已。既而余友得爲都督府之顧問。將眷屬接至省垣。曉霞寄居其家。頗得友夫人之憐愛。自此余惟遇星期日。一往視焉。然同學咸竊竊私議。謂我深居簡出之人。何爲變遷若斯之速。余亦任之。是年暑假。余託故不歸。及冬。余已得法政學校速成班之畢業文憑。遂偕曉霞歸。此時之余。誠不異范大夫載得西子一舸歸來也。

余家堂上無人。惟我是主。故挈曉霞歸。得自由。無恐。余以曉霞妹。余妻並囑其善視之。余妻無愠顏。余心愈安。深德余妻。不置。謂其不妒如斯。出於逆料之外。不知其蛇蝎之心。蘊於內。而不形於外也。惟王姬背人。謂余曰。小主奈何。作是狂舉。恐家中又多事矣。余告其始末。並曰。我與彼兄妹耳。是何患。不能安嫗。聞言爲之默然。嗣此一家洩洩。相安無間。至明年春時。有戚服官江西者。招余往。余不願行。曉霞勸我曰。男兒志在四方。豈以老故鄉爲能事哉。余深是之行意。遂決啓行之日。有諸親餞行。及晚。余妻乃亦治酒於寢樓。曉霞列坐於側。飲間。余囑余妻善視曉霞。並保軀體。余妻諾我。則亦還以珍重。余余妻不善飲。旋醉。

伏椅。上時座上。惟余與曉霞二人。曉霞雖與余同居。從不背余妻。與余交一語。今將別矣。彼乃滿斟一杯。曰。郎其飲此。願郎此去立身揚名。上顯先人下耀夫。人。余之得聞彼以郎呼我者。是爲破題兒。第一遭。不覺樂極。盡飲杯酒。而余亦滿斟一杯。還敬其前。曰。卿亦飲此。願卿珍攝玉躬。毋遺遠人憂。彼亦飲盡。時有寒雁一羣。掠樓頭而過。唳唳哀鳴。余心有觸。乃曰。傷心哉。此鳥得毋感離羣耶。今吾之行。殆猶是耳。前途茫茫。又未知能再會合否。曉霞曰。郎醉矣。出門人宜求吉祥。何出此寡歡語。要知同在天覆地載之內。寧無會合之期。即不幸碧落黃泉。何非……曉霞自知失言。即逡巡而起。推窗伴作望月。以巾拭淚。蓋其一。

寸芳心。斯時誠不啻利刃剗剗也。余亦黯然起就其側。彼見余則急拭盡淚痕。強作笑語曰：「如此皓月。幾見當頭。」因吟東坡水調歌頭曰：「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方待續下。而王姬來謂舟子速行三次矣。遲恐天明不及抵蕭山。渡錢塘。余唯之曉霞於是撼余妻醒。伴余下樓。逕登舟。舟既離岸。余踰立鵲頭。回望月明樓中。猶見曉霞憑檻而眺目送行人也。

余自杭自滬而贛。身雖北去。心實南歸。幸時得家報。言曉霞無恙。則略舒客心。勾留一年。實不勝羈愁。幸戚他調。余亟謀歸。及至家。余妻方治事。見余之驟歸焉。頗露驚慌之態。余亟問曉霞何不出見。曰：「死矣。」余

聞言目驟昏眩。倒仆於地。移時始醒。而身已在短榻之上。顧襟前血痕斑斑。不知何時所哇出。余妻屏立榻前。有間。余曰：「死幾時矣？」何前無一語。以及吾耶？曰：「恐傷君心。故僞言無恙耳。」余心疑有他問。諸僕婦莫不皆然。問王姬則已老病歸家。余思姬或能證曉霞之死。遂連夜而往。姬家離余家幾二十里。余厭舟行緩遲。徒步而往。王姬見吾至。喜甚。霜雪之顏驟添溫。和之氣頻問吾客中安否。蓋姬乳吾者。固不啻母也。斯時姬僕僕甚勞。移座使吾坐。迨余既坐。則又訊余歸幾日矣。余漫應之。且曰：「得何藥？」吾家歸來。耶姬曰：「吾已老悖。不如前之能事前之。不言歸者。以不敢負太夫人之遺命。且小主年稚。幸今已英俊。而主婦亦

明。慧。能。任。事。仔。肩。可。卸。是。以。歸。來。且。吾。子。農。事。正。忙。
正。亦。須。人。守。望。余。曰。嫗。亦。知。曉。霞。之。死。乎。嫗。慘。曰。可。
憐。哉。此。姑。娘。又。曰。姑。娘。之。死。小。主。豈。今。日。纔。知。耶。余。
僞。對。曰。蚤。知。之。然。其。死。有。他。故。敢。以。問。曰。病。死。也。豈。
有。他。哉。諒。以。姑。娘。薄。福。不。足。受。小。主。之。憐。余。曰。姆。可。
勿。諱。曉。霞。之。死。吾。知。之。審。蓋。皆。得。於。他。人。之。口。吾。知。
姆。之。忠。敢。且。曉。霞。固。爲。姆。所。愛。其。死。其。生。姆。必。知。之。
故。特。來。證。明。之。耳。嫗。固。忠。厚。長。者。信。余。所。言。則。喟。然。
曰。可。憐。姑。娘。之。死。雖。主。婦。殺。之。實。衆。人。陷。之。自。小。主。
赴。贛。之。明。日。姑。娘。例。與。主。婦。共。晨。餐。時。主。婦。梳。洗。方。
罷。姑。娘。入。請。曰。姊。欲。進。食。乎。語。尙。未。畢。主。婦。怒。目。叱。
曰。姊。呼。誰。誰。是。汝。姊。汝。不。自。思。本。來。面。目。汝。是。杭。州。

之。叫。化。女。子。耳。有。何。福。德。而。以。姊。呼。我。休。矣。醜。婢。子。
莫。學。夫。人。也。姑。娘。被。斥。俯。首。不。語。兩。朶。紅。雲。飛。上。耳。
根。主。婦。又。曰。主。人。幸。赴。江。西。不。然。生。被。汝。小。狐。蠶。惑。
欲。死。繼。見。姑。娘。之。衣。裳。曰。汝。婢。子。是。烏。可。衣。錦。繡。之。
服。速。爲。更。易。青。衣。不。則。綠。衣。黃。裏。豈。復。成。體。統。耶。時。
僕。婦。在。側。誰。不。仰。承。風。旨。即。挾。姑。娘。至。內。室。易。以。敝。
垢。之。服。顧。姑。娘。無。戚。容。怡。然。曰。固。此。衣。足。以。適。吾。體。
時。吾。頗。憤。憤。起。欲。與。主。婦。爭。因。小。主。瀕。行。時。曾。囑。吾。
善。視。姑。娘。而。姑。娘。反。止。余。曰。無。庸。恐。傷。夫。人。心。吾。寧。
甘。此。吾。自。審。吾。命。宜。爲。婢。僕。若。衣。文。繡。糜。膏。粱。必。反。
折。吾。之。福。而。促。吾。之。壽。姆。不。如。爲。吾。乞。作。竈。下。婢。得。
以。稍。離。夫。人。之。顏。色。若。侍。立。左。右。捧。匜。握。巾。兼。足。以。

擢夫人之怒吾善之姑娘性情和順從不一忤儕輩然世多佞人見其如此則多方揶揄之日媒其短於主婦前以博主婦歡而主婦礙吾之眼刑威猶不遽發有時怒斥而已後吾子婦有疾召余歸家將行姑娘謂余曰姆事了可早來遲恐無相見期姑娘與吾不啻狼狽吾在家十餘日時念姑娘及見病略有起色亟返詎事有出意外者則及吾入門姑娘已幽居東樓問諸傍人謂姑娘與男僕嬉爲主婦所見是荷重譴嗟夫以姑娘之貞靜幽嫻寧有是事其必含冤無疑是夜人靜悄至東樓顧雙扉嚴扃魚鑰深鎖余乃低聲喚姑娘姑娘驗爲余音乃應曰姆來耶大佳吾將有以勞姆不知姆能任否吾疊聲應曰能姑娘

曰吾有紙一主東人歸來可授之謂我薄命人已矣今生不能報德期諸來世余曰姑娘知小主之地曷不以書召之使歸曰是安可哉主人此去爲効力社會發軔之初豈可以薄命人故止其進行况吾身受創殊甚竟體鱗傷肉膠衣袂自知去世不遠且我甚樂死也但恐死後無證遭人匪議故留數字耳惟主人歸時須勸其弗悲並勸其弗以薄命人爲念要知我身雖死心實未泯痴魂一縷縈繞左右其較生時猶爲自由也主婦固厚我今日之遭謗誹是吾小信未孚之過故不怨主婦亦不尤傍人設主人以我死故與主婦反目則愈增泉下人之罪戾姆幸爲我致意焉吾恐時久人知乃曰姑娘所委者可速授我吾

將去遲恐被主婦知。姑娘曰：門牖無隙，且所書之紙，爲粗紙質，頗盛厚。吾今擲諸牆外，姆明晨往可也。余應之，別慰數語，遂辭樓歸寢。明日視門外牆下，果有粗紙一束，展視之，祇見血蹟模糊，草率成字，可憐。姑娘乃以血代墨而書者也。嗚呼！傷哉！吾事成了，乃入主婦房，欲爲姑娘乞憐。見小婢就主婦耳，語言辭隱約。第聞曰：曉霞死矣。嗟夫！吾豈忍再睹可憐之姑娘者？以是即託故歸家。今喜小主來，吾將以姑娘之紙授子，惜吾不識字，不知其中作何悲傷語也。嫗入內，啓箱取紙來，展觀之，祇見點滴鴿血，成絕命詩四首。噫！吾負曉霞，吾甚負曉霞也。詩曰：

腸斷西風百不支，庭前況是月明時。徘徊幾作關

山望幽怨綿綿，與我期。記得相逢旅店初，蛇知含草雀含珠。分明一曲爲懽子，別有恩如雨露濡。九畹蕙風呼上天，可憐身世渺如烟。煮龍刺竹愁回首，羞看念奴舊日篇。生成薄命自尋思，春滿鏡欄那有期。此日一揮夜臺淚，墮樓人比夢醒時。



雞頭肉

烟 橋



雞
頭
肉

諸君在酒席上面吃的紅燒八寶鴨鴨肚皮裏的芡實大概都嘗過滋味的了。試問這芡實從那裏來的。諸君一定說有什麼難答。都是從南貨店裏買來的。我再問一句。南貨店從那裏去採辦來的。那麼有些明白了。因為芡實俗名雞頭。蘇州人都知道。南蕩雞頭是很有盛名的。但是南蕩雞頭產額有限。要不是另外有一處大大的產地。那裏能夠供給需求呢。須知道大宗的出產却是在江蘇山東交界的微山湖和安徽的巢湖兩湖共管的洞庭湖等處。這些石榴式的雞頭。經山東人剝去了外層。便成一顆顆褐色的圓粒。一船一船運到吳淞江曲一個小鎮上。這個小鎮名喚同里。到了同里就卸在幾家雞頭行裏。鎮上的婦女便論斤的買來。把桑剪剪去了硬殼。在鏟子裏煮了一回。撈起來裝在布袋裏。加些河沙帶水磨擦。把外面一層淡赭色的薄膜擦去了。便成珠子似的光潤圓滑的雞頭肉。賣到南貨店裏曬乾了。然後分銷各處。統計雞頭肉的輸出額。每年也有二三萬元呢。

我已經把雞頭肉的成功小史說得很詳盡了。如今要記述一樁關於剪雞頭肉的趣

事也可以算是雞頭肉的豔史啊。請諸君往下看。去同里鎮的北市梢有一家貧苦人家姓陳只有母女二人。陳母年紀雖不到五十歲已經守了二十多年的苦節。女兒秋葆今年還只有二十一歲。論理無資產的人家兒女的婚嫁總容易些。因為陳母十二分寵愛伊的遺腹女。想在鎮上覓一個衣食可靠無憂的女婿。但是爲了門第的關係。伊合意的人家嫌伊低微。人家合意的伊又是看不中。蹉跎蹉跎竟耽擱到二十一歲上還沒有坦腹東床的佳婿。伊的女兒姿顏態度在普通眼光批評起來總算上等了。只差不識字。手裏針線也來得。否則便可以稱伊是個全材了。伊們母女二人終日剪雞頭當做一種職業。

陳母年紀究竟大些。所以比不得秋葆的眼明手快。伊們一天到晚滴滴搭搭的剪着。到半夜還不肯停息。左右鄰各家的小姊妹在日間各自端了一隻圓匾中間放了三隻蒲包一隻是沒有剪殼的雞頭一隻是已經剪碎的雞頭一隻是完善的雞頭。初學的時候時常要剪碎剪碎了就不能和完善的放在一起。因為不受磨擦的了。這些落伍的東西便是朝上充飢的材料。可以代用稀飯呢。要是手法嫻熟的。竟是絕不剪碎的。除非有幾粒生得格外不圓。整外殼又是厚薄不勻。那麼就難免一碎了。伊們坐在一起手裏剪着。嘴裏嘻嘻哈哈的調笑。眼睛還要看路上行過的人。差不多是五官並用了。秋葆雖然也加入。

這個臨時會中間不過小姊妹們都說伊是個規矩人一本正經的剪好像做新娘子服觀著鼻鼻觀著心嘴裏不肯輕易說一句笑話秋葆自己想我雖沒有做新娘子但是姊妹們却一個個做新娘子去了伊每天晚上提了一袋雞頭肉和一隻木盆走到小河的灘灘浪磨擦雞頭肉伊身子向前不時的聳動雪白的臂腕揷起兩袖在西風中間真是吹彈得破到了明天天色剛剛亮了伊已經起身了提了兩三籃雞頭肉到市上去在風簷下等候店門的開放一時喧鬧的聲音和七高八低的籃圍滿了櫃臺伊也擠在中間做同樣的動作那些店夥還是嘻皮笑臉的取笑說雞的肉白雞的肉不白分明是機帶雙敲

呢。那些年紀長大的自然不肯饒讓在百忙中間和他們搶白惟有還沒做新娘子的秋葆受人家調笑的最多伊又是面嫩聽了那些游言早是紅雲上了兩頰微微有些怒意了但是伊儘是和人落落人家却十分逢迎所以每回買賣總是伊得的賺頭多這件事小姊妹們都知道的少不得由羨慕而生嫉妒了凡是存了嫉妒的心更是留心對方的舉止日積月累却造成了一種不可究詰的浮言

一家南貨店裏有一個少年夥計朱成材每天朝上收買雞頭肉他也是當秤的一個他雖是沒有犀麗的衣服裝飾却很顯出眉清目秀的丰神所以他若是在一家富貴人家怕不是一個翩翩濁世的佳公

子麼人家傳說他很有孝行在店裏每月賺不滿四五塊錢却總要把兩三塊錢孝敬他的父親他的父親在前年去世了。他哭得眼睛像胡桃一般。因為他的母親老早就撇開他又沒有兄弟姊妹他的父親兼做了母親的工作把他撫養長大他今年剛纔十九歲從父親去世以後他更是省儉簡直一個閒錢也不肯用掉那些夥計對於很喧鬧的賣客都是突出了眼睛么喝再也沒有像朱成材般和顏悅色了。所以秋葆每天總是賣給他的。他對於秋葆和別人也差不多。不過秋葆知道成材的身世成材也知道秋葆的家況。大家都是在茫茫前程中進行。自然另有一種同情相感。但是他不便和伊作懇摯的談話。

成材原想在晚上職務空閒的時候到秋葆的家裏和伊談心。他雖有這樣存心。却沒有那麼勇氣。他覺得在這個時代和女子交際並不突兀。不過社會上總不免有些誹議。他雖是中流人。很不願受人家下流人的看待。所以他終究裹足不前。就是在朝上買賣時候。也不過說幾句很淡的閒話。誰也不能把一顆心捧出來。兩下證明一回。冬天到了。在朝上起身十分寒冷。他見人家都有一件絨繩背心。聽他們說很有暖氣。因此他也想做這麼一件。論起絨繩的錢還够。不過沒有人替他做。要是請人做。必須出一筆手工錢。他老大不情願。實在是不捨得。只得作罷。後來在賣買的時候。看見秋葆腕上穿着絨繩的手套。

他問伊說這手套是你自己做的麼秋葆說是的。你也要做麼我來說到這裏伊自己覺得不好意思了。便把要說的話縮住了。但是成材已經會意了。便接着說我要做的是背心。不知道你說到這裏也縮住了。不過他略略停頓還能夠完成這一句話說是你可肯替我做一做啊。秋葆微笑了一笑。接了籃和錢走出人叢。似乎見伊點點頭到了傍晚伊走來了。却是買了三根蠟燭。成材不由自主的走去接這個主顧。秋葆拿了蠟燭付了錢。還是不去對他。說你要做絨繩背心。可去買了絨繩。交給我。我不要你的錢。說完了折身便走。見伊低了頭。想伊一定很難爲情了。成材心領伊的好意。當真去配了絨繩。附了一件短

衫。做個尺寸的樣子包好了。仍舊等伊在賣雞頭肉的時候。交給伊。並且很誠懇的感謝伊。過了三天。忽然不見伊來了。因爲伊家按天靠着雞頭肉上賺的錢。做開門七件事的資本。所以竟是風雨無阻。必定早降的。到了第四天。却見秋葆的母親提了四隻籃來了。成材再也忍不住。上前去問伊說這幾天爲什麼。不是秋葆來呢。那老婆子說伊病倒了三天了。今天寒熱略略涼醒些。纔能夠出來。成材聽了。頓然一怔。吃過了中飯。一直走到秋葆家去。他也不顧什麼了。踏進門檻。就碰見了秋葆。坐在一隻竹椅裏。手裏還在那裏工作。並不是剪雞頭。却是做絨繩的背心。成材那時心裏說不出是哀是樂。便說你有病在身。

怎麼還替我做背心呢。秋葆要想立起來。可是沒有氣力。只得仍舊坐著。對他說。你來什麼成材。倒給伊問住了。只是說。我知道你有病。說到這裏。又說。你的母親在家裏麼。秋葆見他那種冒失的情形。不禁笑起來了。把手裏有九分成功的絨繩背心給他看。那時節。伊的母親剛從外面走進來。伊也知道成材是南貨店裏的夥計。伊也知道是個很和氣很規矩的少年。並且知道伊女兒儉著工夫做的絨繩背心。就是他的。大概他還是爲了這件事來探聽做好沒有。因此伊對成材說。秋葆爲了你這件背心。每夜做到一兩點鐘。還不肯睡。因此做傷了。如今只剩一分的工夫。就做完功了。你可不要謝謝伊呢。成材正在沒

有什麼可說。當真說了一聲謝謝。你沒要緊的。緩著做罷。明天會一壁像背書似的。把一課寒暄的尾聲。背著一壁。早已拔脚轉身出門去了。到了明天。秋葆等收買雞頭肉的鬧市過了。把做完的絨繩背心和做樣的短衣。送到成材那邊。成材問他手工錢要多。少。秋葆恨恨的說。我早已說過。不要錢的。我要錢。也不給你做了。成材還是要給伊。伊便一揮手走了。成材心裏感動得怎麼似的。可是沒有一天沒有一個時間。不想著秋葆。他也不明白是什麼講究。覺得這慚心裏。頭總留著伊。似乎非得到了伊。便不得安慰。後來他有一個表姑夫。要替他攀親。問他有什麼意中人。他知道機會來了。便大著膽兒說。我只有陳秋

葆是合意的。不知伊家怎樣恰巧。那表姑夫和陳家也。也有一些姻婭關係。因此仗著他的熱心。竟把兩下撮合攏來了。誰知在未撮合以前。却是起了一種小波動。因為南貨店裏的同伴。見成材穿的絨繩背心。是秋葆白辛苦給他做成的。秋葆在賣雞頭肉的時。候。總是和成材有一種描寫不出的情況。大家由推。

想而論。定造成一種浮言。說是成材和秋葆有曖昧了。同時賣雞頭肉的女伴也附和這種論調。這種消息給秋葆的母親聽見了。便不再狐疑的答應把女兒嫁給成材了。這是那些同伴再也想不到的。但是他們倆在精神上果然得了圓滿爲了生活問題。不免仍要陳秋葆每天把雞頭剪著呢。

▼亂後重登江亭同鑄秋小坡作

(周美權)

劫後誰尋浩浩愁。殘陽惜我不多留。壞牆山湧滄溟色。敗葦風掀麥浪秋。

寂寞一龕同茗話。銷沈百輩閱詞流。人間回首成憂患。翻羨枯僧早白頭。

治開禪師之輓辭

園

常州天寧寺治開禪師示寂。日來本埠寓公致輓之件甚多。足徵功行所昭。動人崇仰。爰爲選錄如下。（劉澂明輓詩）道人。之。來。何。所。來。燭。天。圭。景。羣。陰。開。道。人。之。去。本。無。去。白。雲。不。笑。青。松。衰。脫。然。來。去。空。無。蹤。莊。嚴。海。會。想。雍。容。繩。牀。一。拜。成。終。古。惘。惘。經。樓。半。夜。鐘。（程雪樓輓聯）六。重。念。八。輕。遺。教。親。承。木。叉。戒。十。方。三。世。佛。善。緣。共。結。蓮。花。因。（葉伯臯輓聯）與。觀。音。聖。同。日。降。生。是。蓮。邦。上。善。再。來。娑。婆。界。後。彌。陀。誕。三。朝。示。寂。入。華。嚴。性。海。五。教。斷。證。圖。（狄平子輓聯）終。南。七。載。擔。荷。龍。池。正。法。天。寧。一。矩。巍。然。臨。濟。宗。風。



一個多疑的丈夫

一個多疑的丈夫

沈蒼鷗

一天是風和日麗的時候就是馮翠英出嫁的佳期那牆壁上掛滿了紅軸喜幛屋檐下紮滿了燈彩金碧輝煌好不美觀啊那些近鄰看熱鬧的人進進出出誰不說馮翠英是有福氣嫁得這麼一個好丈夫有錢有勢那裏還要愁吃愁穿呢真是福分非淺我們這條街恐怕要算是馮家小姐嫁得頂好了還有那些親戚朋友們都來向翠英的父母並伊自己賀喜那時翠英的父母笑得合不攏嘴真是快活到十二分了唉！可是翠英自己呢卻與伊父母成一反比例總是嗚嗚的哭啊旁人看來以為新嫁娘總是這樣的也沒有什麼稀罕一陣軍樂聲又是一陣清音細樂這是什麼聲調呀原來是男家來迎親了那時馮翠英好像將要墜入地獄似的那淒慘的哭聲也隨着那些鼓樂的聲音

一個多疑的丈夫

二

提高了一般親戚朋友們都來勸伊伊終是嗚嗚的哭……唉！可是這時哭已沒法好像木偶似的由他們擺佈罷了不一回纔覺眼前暗了暗已坐在一個四方牢籠裏騰雲駕霧飛的擡去前面那些軍樂和清音細樂吹得悠揚委婉又好像唱着什麼凱旋歌似的奪了人家的嬌女……

唉！馮翠英是一個文明女子腦海裏藏滿了新思潮對於婚姻戀愛時常懷着自由主義可是買賣式的婚姻絕對的反對却不知伊父母瞞着伊竟訂下了這頭親於伊父母的意思呢以為女兒已長大不能不訂親了況且高家有錢有勢這麼一家人家不配難道還想什麼所以不問翠英合意不合意竟毅

然決然的訂下了這頭親唉！却不知配了這個多疑的丈夫翠英一生的幸福就此斷送了啊

光陰很快一天天的過去由日而月由月而年馮翠英出嫁到如今已有一年半了這一年半的光陰人家看來是以爲甜甜蜜蜜在翠英自己呢却是以爲很苦很辣啊

有一天伊丈夫高猶豫自外歸來不見翠英就懷了一肚的疑以為翠英出去不知還是到什麼意中人家里去呢還不知是到什麼不正當的遊藝場去呢急得他坐又不是立又不是呆呆的胡思亂想至後翠英回來了他就氣憤憤向伊說怎麼你出去不叮囑我一聲偷偷摸摸出去呢我以為你今天不回來

了。不料你還肯回來還是想着家呢還是戀着我啊。可憐翠英欣忽忽從外回來冷不防被伊丈夫如此搶白怔了怔半晌說不出……伊丈夫又繼着說你下次出去最好是叫個媽媽陪着否則一個婦人出出進進總是不成樣子的不要說日久要被人家疑心就連我也要起疑的啊翠英聽到這裏就氣憤憤回答他說難道以爲我是三歲小孩進出都要叫人陪嗎還是疑我有不正當的行爲呢我因爲閒着出去買些東西不想走回來受你的氣聽你的怪話唉！我一生的幸福已經斷送了你莫非連這點自由都要斷送嗎說完就繼着嗚嗚的哭個不了。又一天從外面遞進一封信這大約是翠英的同學。

寄來的但是起初一二封信被伊丈夫瞧見還沒有什麼待後來那邊來信這邊覆信彼來此往那麼一月中差不多已有三四封的來往了唉！可是伊丈夫也漸漸有些懷疑了以爲翠英雖然是寫那些普通酬答同學的信但是日久從中不免有一二情書寄給別人我又那裏知道呢越想越疑越疑越急至後言語中就有些禁止翠英多寫信的口氣有時他對伊說大凡做一個女子祇要女紅好就够了何必一定要讀書識字呢可是女子一識字就會寫信一定會寫信那些不正行爲或是與人家發生戀愛多是由一封信的介紹啊所以我有時瞧見人家女子或婦人們多寫了信委實有些疑心……馮翠英是個

一個多疑的丈夫

四

溫。和。聰。明。的。女。子。聽。了。伊。丈。夫。這。種。指。桑。罵。槐。的。議。論。就。知。道。暗。中。是。說。伊。疑。伊。可。憐。連。寫。信。都。要。被。他。疑。心。了。唉！局。外。人。還。要。說。馮。翠。英。真。是。好。福。氣。但。是。伊。自。己。呢。終。日。以。淚。珠。洗。臉。啊。

另。外。又。一。天。高。猶。豫。在。一。家。照。相。館。裏。看。那。些。花。花。樣。樣。的。照。片。無。意。中。在。那。陳。列。照。片。的。玻。璃。窗。內。瞧。見。了。一。張。六。寸。大。小。的。倩。影。看。那。副。鵝。蛋。臉。兒。正。與。他。的。妻。一。樣。婷。婷。的。立。着。手。上。還。拿。定。一。本。洋。裝。冊。子。好。像。很。歡。迎。那。些。賞。看。伊。的。人。在。那。裏。微。微。的。笑。着。哩。惟。有。那。對。秋。波。不。過。較。他。的。妻。稍。有。些。差。別。還。有。那。個。方。額。略。為。闊。些。罷。了。其。餘。呢。分。毫。無。異。若。不。是。細。細。的。看。簡。直。真。要。疑。為。翠。英。的。倩。影。啊。那。時。高。

猶。豫。頃。刻。間。瞧。見。了。不。知。細。細。的。端。詳。也。不。想。想。天。下。這。麼。大。容。貌。相。同。的。人。總。不。免。有。的。就。一。味。疑。心。一。回。向。那。張。照。片。看。看。一。回。又。低。着。頭。自。忖。這。不。是。翠。英。的。照。片。嗎。怎。麼。伊。會。在。這。裏。拍。起。照。來。呢。而。伊。的。照。片。又。怎。會。放。在。這。裏。供。人。家。做。招。牌。而。被。人。家。以。為。西。洋。鏡。看。呢。難。道。伊。自。己。不。知。廉。恥。就。連。伊。丈。夫。的。面。子。都。不。顧。了。嗎。伊。膽。子。真。大。極。了。但。是。我。是。愚。懦。極。了。莫。非。約。束。伊。不。住。嗎。唉！若。不。是。今。天。到。此。處。來。看。照。我。還。蒙。在。鼓。裏。咧。我。先。前。見。伊。的。一。舉。一。動。早。已。有。些。疑。心。却。是。苦。得。沒。有。憑。據。罷。了。可。是。今。日。呢。憑。據。有。了。哼！伊。原。來。如。此……他。呆。呆。的。胡。思。亂。想。了。一。回。臉。上。一。陣。子。白。一。陣。紅。再。擡。起。頭。

來。瞧。瞧。這。不。是。明。明。是。翠。英。的。照。片。嗎。越。看。越。像。而。越。看。越。疑。末。來。他。竟。把。那。張。照。片。買。了。當。作。憑。據。一。直。跑。回。家。去。向。伊。衝。突。了。隔。得。沒。有。幾。日。那。些。報。章。上。忽。發。現。兩。則。離。婚。通。告。一。則。是。高。猶。豫。說。伊。不。守。婦。道。終。日。在。外。亂。混。茲。於。上。星。期。在。一。家。照。相。館。裏。覓。得。伊。的。一。張。照。片。這。就。

是。伊。有。不。正。行。爲。的。憑。據。因。家。中。不。能。容。忍。此。種。淫。婦。已。彼。此。宣。告。離。婚……還。有。一。則。就。是。馮。翠。英。說。他。沒。有。真。情。戀。愛。動。輒。辱。罵。非。但。多。疑。而。且。誣。蔑。善。良。因。思。與。此。種。不。良。丈。夫。久。居。實。不。能。再。忍。茲。雙。方。情。願。簽。約。已。宣。告。脫。離……

▼女士生於何年

(百)

裁判官謂女證人曰：女士生於何年？女證人答曰：第七十六年（西曆）裁判官曰：嘻，汝

果生於一千七百八十六年乎？抑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乎？（此則須再思之方知其妙）

記盧毅安相人術

羅 癭 公

譚某廣東人。上海鉅商譚彤卿之子。年二十餘。羅文幹之戚也。一日盧與友數輩集文幹所。譚突入。忽遽復出。盧異之。友曰。此人如何。盧曰。此乞丐相也。座中皆哂之。盧曰。天生乞丐。無術以易之。友曰。此鉅商之子。其父富數百萬。安得言乞丐。盧曰。此非渠所能享也。必凍餓以死。死必於道路。友問何時當驗。盧言年內事耳。其時方十月也。未幾羅文幹還粵。電滬請譚以車相接。屆時譚方在某俱樂部博局。忽看時計。謂須赴車站。忽忽出門。其汽車夫他往。乃躍登他人之汽車。促赴車站。適羅因事後期。譚蹣跚車上下。不得見。殊焦灼。腹中饑甚。僅服夾呢袍。風驟起。中寒。身弱不能任。遂倒斃。時行人散盡。汽車夫亦不知其何人。入站尋之。蓋已經矣。



金 錶

范菊高

克魯士大學的舍監巴蒙而先生在他的房間裏沒有事做向架上的粉筆匣裏拿出一支小的來在臺面上瞎畫以爲消遣倏得一聲房門開處一個穿黑制服的學生走進來哭喪着臉道『巴蒙而先生！我的金錶忽地不翼而飛了……』巴蒙而嘆口氣道『咳！

想不到高尙的學校裏居然也時常發見竊案……傑克生！你的金錶什麼時候失掉的』傑克生（就是那學生）道『剛纔我偶不留心把金錶放在臺上忘記藏好就到膳堂裏去餐罷回房不見那金錶了東尋西找終沒有他的蹤影……』巴蒙而道『你也未免

太粗心了啊可有受嫌疑的人』傑克生道『沒有甚麼……只是住在隔壁室的薄爾代不知怎的今天不去聚餐……』巴蒙而點頭道『你去喚他來』停了一回傑克生同了薄爾代來了巴蒙而問薄爾代道『剛纔你怎的不去聚餐』薄爾代戰戰兢兢道『我身子有些不舒服昨夜還發寒熱咧』巴蒙而道『可曾受過校醫的檢驗』薄爾代道『沒有……』說到這裏却巧校醫萬

萊恩來了。巴蒙而快活得跳起來。道：「葛萊恩先生你素來有福爾摩斯第二的綽號現在我要把這件事煩勞你一下子了。」當下便接着報告傑克生失物的事情：「葛萊恩喚薄爾代到醫室裏去細細的檢驗。奇異道：『呀……薄爾代！你沒有什麼病啊。』薄爾代道：『不差！我何嘗有病。這是推諉之詞啊。罷了罷了。現在吐實了吧……我不會偷傑克生的金鑽……今天下午第一點鐘便是

歷史試驗。我沒有預備成熟想犧牲了午餐做那卑鄙的勾當。』一面說着。一面從衣袋裏拿出幾張小紙頭來。上面寫得密密層層。好像一堆黑蟻。交給葛萊恩道：『他們去聚餐的時候。我正在抄夾帶啊……請你不要去告訴學監……』說到這裏。面孔紅將起來。覺得怪羞赧的。葛萊恩道：『那時你可曾走到傑克生的房裏去。』薄爾代道：『我缺乏削鉛筆的小刀。走到傑克生那邊去拿來借用。』

一下……」葛萊恩道：『那末你拿刀的時候。可看見他的臺上有一隻金錶。薄爾代道：『我不會留心。好像沒有。』葛萊恩道：『上課鐘就要敲了。你們歷史試驗嗎。快些走去罷。我不告訴學監就是了。』把這幾張夾帶的紙頭撕作粉碎。薄爾代嘆道：『早知如此。何必辛辛苦苦的抄。反得竊賊的嫌疑犯呢……』

葛萊恩問傑克生道：『你失掉的

金錶是什麼樣的？」傑克生道：「是瑞士摩特斯廠的出產品，價值還可算得貴，大約要五十元呢。」葛萊恩道：「我們學校裏可有和你同樣的？」傑克生道：「啞木斯也

像個品行卑鄙的無賴，那知也是「三隻手」的流亞人，不可以貌相。委實不是欺人之談……」傑克生！我盡我的能力去找還你的金錶……」

有一隻的……」葛萊恩道：「薄爾代的確令人可疑，他說你們聚餐的時候曾經來過一次，推諉借

葛萊恩把一隻金錶交給傑克生

甚麼削筆用的小刀，況且他沒有一些疾病，却不去吃飯，誑騙巴蒙而先生……偷金錶的賊兒，不是他是誰呢？咳！我起初以為他不

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在薄爾代那邊查出你的金錶來了。現在你藏好些，以後不要再這樣的鹵莽。至於那竊賊薄爾代，到了寒假後，喚他不要到本校讀書了。」傑

克生接着就納在衣袋裏，很懇摯的對葛萊恩道：「多謝先生！使這金錶物歸原主……」

光陰過的真快，眨眨眼，禮拜六又

到了。傑克生整整衣服，走出校門，望「海波」路出發，走進玫瑰俱樂部。的撲克室裏面，坐着三四個青年。見他進來，立起點頭，不約而同的說道：「時候已經不早了，怎的這樣匆匆來遲呀？」傑克生笑道：「休得信口胡說了，現在不過二

點多鐘咧』說完把金錶拿出來給他們瞧一個身材長大的道：『你重新買了嗎前天押給我的瑞士金錶和你現在手裏的不差絲毫啊』說着也把金錶拿出來兩下一對果然相同傑克生道：『不差！我又買了一隻了前天押給你的我也不高興贖回來了押單燒掉了罷』說時遲那時快他劃了一根火柴把押單將要燃燒了外面跳進一個老年人來把押單搶去傑克生正要回轉頭來和那

人發作忽地那人把鬚髯拋來對他微笑道：『學校裏去！學校裏去！』原來不是別人便是克魯士大學的校醫葛萊恩先生。巴蒙而對葛萊恩道：『這件事真是虧你的否則薄爾代一定要受不白之冤了呢你怎的知道傑克生在玫瑰俱樂部裏』葛萊恩道：『我在他的房間裏找得一張會員證明晃晃的印着「玫瑰俱樂部」我本來知道海波路裏有這

個俱樂部不啻是墮落之窟他既入會他的品行道德亦可想而知了我便化裝了老年人去入他們的會一到禮拜六他果然來了當時我在窗外偷看他們一些也不知道……咳！推求根源還虧啞木斯的金錶咧我把啞木斯的金錶假說是從薄爾代邊查出來的交給傑克生他本想喚別人賠償今見送上門來自然接着拿了：『巴蒙而道：「你真不愧是福爾摩斯第二慶祝你成功……」



地球上最老的白種人

(原文見大陸報)

徐夢周

約翰希爾 (John Shell) 是美國田納西省

(Tennessee) 人生於西曆一千七百八十八年

九月三日一向身體健全精神矍鑠直到今年(一

千九百二十二年)六月中旬忽然害起病來藥石

罔效扁鵲無靈畢竟魂歸天上自尋快活去了計算

他的年紀有一百三十四歲在白種人當中的確是

一位長壽星官哩

希氏的父親是一個製造鎗礮的專家他第一位夫

人年紀還比他長二歲在十年前頭過世的撇下一

個兒子叫威廉 (William) 現在也有九十六歲

了

後來續絃之後居然還生出一個男來今年只有七

歲在人家的看起來這個髫髻幼童總當是他的曾孫

哩

起初希氏還遯跡山間和世俗完全隔絕等到般到

婁塞爾城 (Louisville) 裏之後放始漸漸的和

地球上最老的白種人

地球上最老的白種人

二

外。界。接。近。起。來。所。以。對。於。國。事。方。面。他。也。曾。經。建。設。過。幾。番。事。業。

他。還。有。一。種。特。癖。就。是。他。年。紀。雖。大。對。於。游。歷。卻。十。二。分。歡。喜。有。一。回。他。坐。着。一。隻。飛。艇。到。幾。個。省。城。裏。頭。去。白。相。一。趟。有。許。多。報。界。代。表。去。見。他。他。總。把。兩。椿。事。情。講。出。來。一。椿。是。華。盛。頓。死。後。的。哀。榮。他。說。還。

能。記。得。再。有。一。椿。是。布。恩。氏。（Daniel Boone）

「按布氏爲美之探險家生於一千七百三十五年卒於一千八百二十年」一百年前的儀容風采他閉了眼睛能夠想得出他說話的時候雙目灼灼沒有一些倦容人家還不曉他是有這樣大的年紀了。

節 約 麵 包 隊 昭 實

今年秋間法國麥之收成不足供給全國之用與事前所希望者大相背馳法國須購外國之麵粉以補其不足惟有提倡省用麵粉麵包之一法足以補救之巴黎旦報Le Matin首先出隊提倡節省麵包麵粉之用度此隊名曰『節省麵包』隊法國政府及各要人甚爲贊成并鼓勵之農業總長致書旦報盛稱其提倡此舉之善并謂民間於此種問題須受嚴厲警戒農業總會正在設法使法國產麥足供全國之用



留東外史補

不肖生著

天笑評眉

如聞獅子吼。

這可見是賊人心

虛。

凡事都講資格連

弔膀子亦然。

第十三章

魯理成賽馬犂頭標

潘良仲傳書逢鳥使

話說潘良仲正待仔細定睛的窺看忽聽得裏面如雷的吼了一聲登時把潘良仲嚇得退後了一步手脚都軟了來不及轉身要跑那廚房的後門已啞的一聲開了驀地躡出一個人來放開破鑼一般的喉嚨接二連三的喝問道找誰呢找誰呢你是那裏來的潘良仲到了這種時候一張嘴全不似平日的能談會說了其實自己並沒甚麼破綻給人家拏住儘可隨意回答又不是在三更半夜青天白日的難道還怕人能指奸爲奸指盜爲盜嗎無如他在風月場中的資格並不甚老自己一覺得心虛口裏本就無理也說不出加以陡聽了那聲斷喝手慌脚亂之後又被那接二連三的一問儼然自己有甚麼破綻給人家拏著了似的臉上即時變了顏色口裏不知要怎生回答

到底是什麼人。

警察署去的一句。

更使潘良仲恍目

驚心。

本來是個驚弓之

鳥。

真是一個大笑話。

到底是個怯哥兒。

才好光著一對眼睛看那人時。正是在同鄉會樓上看見的那個拿鎖鎖門的漢子。此時橫眉豎目更覺得顯出一種怕人的兇橫樣子。潘良仲心裏一害怕。不由得掉轉身。就跑耳裏聽得那漢子在後面喊道。掣你到警察署去。潘良仲聽了這話。那敢停步回頭呢。一口氣跑出巷口。還彷彿聽得後面有追趕的腳聲。潘良仲不敢向同鄉會跑。恐怕那漢子追到同鄉會。拖累了他。魯理成直跑到神保町電車道上。心裏打算那漢子如再追來。自己就飛身逃上過路的電車。急急的回頭一看。神田道上過往的人雖多。祇是不見有那們兇橫的漢子。在內連望幾眼。沒有才把這顆心放下。立在街簷邊定了定神。心裏忽然明白起來。自己問著自己。道你犯了甚麼罪惡。要驚慌到這一步。要是這們沒命的逃跑。那漢子憑甚麼把我掣到警察署去。豈不是個大笑話嗎。我當時何妨推說是找朋友找錯了人家。咧。我又不曾跑進他屋子裏去。怕他做甚麼。潘良仲心裏一明白了。便不住的唉聲歎氣。追悔他自己太不中用在街簷下站立了一會。祇得無精打采的一步。懶似一步。走回同鄉會來。將要走近那懸掛長谷川牌子的門口。心

夜行膽小人確有此狀。
這是自己的冒失。

立在房內看書想見是個勤學人。

沒頭沒腦的話。

但是警察署的滋味已經嘗過一回。

裏仍是禁不住有些驚跳。就和膽怯的人不敢夜行一般。明知並沒有可怕的鬼物。卻祇是不敢獨自行走。潘良仲一面害怕。一面還是留神看那門上。有沒有牛尾鎖。也不知道那鎖在何時開了自己。又埋怨著自己。道：「剛才爲甚麼不留神看這門上的鎖呢？」若看了這門上沒鎖。知道那漢子回來了。怎麼會毫無忌憚的伸著頸子朝他廚房裏去望呢？一路埋怨著進了同鄉會的門。看玄關裏面不見了。剛才兩人的長筒靴和木屐料是已經走了上得樓來。祇見魯理成獨自立在房裏看書。潘良仲問道：「客就去了麼？」魯理成點頭道：「他們是來約我明日去大久保跑馬的。祇略坐坐就走了。你去那裏來呢？」潘良仲把脚一躁。歎了口氣道：「我真是倒霉。偏遇著你有客來了。害得我一個人吃苦頭。若有你同去。那個忘八蛋也不敢是那們欺負我了。」魯理成怔了一怔。問道：「誰在那裏欺負了你？」潘良仲坐下來。將方纔的情形述了一遍。魯理成聽了。也忿忿不平的說道：「豈有此理？警察署不是他家的。能聽憑他說把人拏去。就把人拏去了嗎？你又沒做賊。沒偷他家甚麼東西。無緣無故跑些甚麼？你這是自討人欺負。你不做出那犯了。」

了。

這個疑問倒也在

人意料之內。

世間因此而致夫

婦反目者甚多。

隔屏山路近天涯

遠。

好雨。

事怕他。拏了去。受罪的樣子。他就敢拏出那般神氣來。對你嗎。我本來是不主張再爲女人尋煩惱的。那忘八蛋既有這們兇惡。我倒得想方法使他受惡氣。並要查查他們的根底。我估量他們。如果是正式夫妻。丈夫要出門。決不會將妻子鎖在家裏。魯理成正說著。隱隱聽得對門樓上有吵嘴的聲音。還夾著有女子的哭聲。在內。魯理成即指著潘良仲說道。你害了那女子了。必是那忘八蛋見你虛心逃走。以爲是那女子乘他不在家。特約你去相會的。有你這們一逃跑。可憐那女子。便有一百張口也分辨不清了。潘良仲聽了。心裏很覺難過。連忙起身到窗戶跟前。從窗縫裏張望對面樓上。祇見那窗門仍然關著。畫眉籠仍懸在簷下。卻已不聽得有吵嘴的聲息了。這日潘良仲接連在窗縫裏張望了無數次。總不見那女子開窗。次日早起。魯理成打算去大久保和馬佐廷跑馬。祇因天光沒亮。就下起傾盆大雨來。知道不能跑馬。便在家中和潘良仲打主意。要使對過那漢子受惡氣。早點過後。即將前面的窗門打開。二人靠窗棧閑談。不時向對面窗張望。忽聽得下面門鈴響。魯理成連忙伸著頸子。朝下望。祇見一

長門深鎖。

咳嗽爲號。

文心細密。

讀過書的便怎麼
樣其意似乎說讀
過書的容易入彀
這就要用得着你

個身腰粗壯的漢子披著一件雨衣正從對過門裏出來果然擎著一把牛尾鎖把格門反鎖了潘良仲這時也看見了向魯理成嘮了嘮嘴輕輕的說道就是這個忘八蛋可惡可惜他那鬼臉被雨帽遮了不能給你看清魯理成看那漢子鎖了門還怕鎖的不停當抽出鑰匙把鎖搖了幾搖才大踏步冒雨走了魯理成見已走得遠了故意高聲咳嗽了一下咳嗽聲才畢即見對過的窗門開了竟像是約了暗號的那女子坐在窗跟前右手擎著一本書左手推著窗格門順過頭對這邊望著因正在紛紛的下雨被雨絲遮斷了望眼看不大分明便緊蹙雙眉仔細定睛的看潘魯二人看那女子的神氣好像本坐在窗跟前看書爲聽得咳嗽聲才推開窗門來看魯理成在潘良仲衣角上拉了一下道你看還是個讀過書的呢怎的會被這們一個粗莽漢子禁錮起來咧潘良仲點了點頭道看了他這憔悴樣子可知他心中十分抑鬱等我寫幾句話裏一枚銅元攢過那邊去看有甚麼動靜沒有魯理成笑道你這人也是吃虧吃不怕的也好你寫罷我自方法遞過去潘良仲連哦了兩聲道不錯我倒把你的絕技忘了但

的絕技了。

這兩句雖按切近
事但亦迴顧前文
互相映帶

一個掌心彈

潘良仲真會肉麻

是寫幾句甚麼好呢。魯理成道：這祇能聽便你寫。我卻不知道要寫甚麼好。潘良仲到自己坐位上，拏了一張很薄很小的洋紙，吮筆構思了一會，實在不好寫。幾句甚麼，猛然間想出兩句：牡丹亭上的話來，便落筆寫道：無蜚聲響遍了鄰家壁，甚東牆不許人窺。下款就套著紅樓夢上寶玉寫給妙玉的銜名，也寫了檻外人書四個字。當下寫好了，遞給魯理成看。魯理成接在手中，看了一看，笑嘻嘻的打開櫃子，提出一個小小的線袋來，從袋裏掏出一粒小團棋子，把潘良仲寫的字紙將棋子包裹了，放在掌心裏搓了幾搓，走到窗跟前看那女子，還側著身子坐在那裏看書。左手正待翻揭書頁，魯理成笑向潘良仲道：你看我要正彈在他的左掌心裏。潘良仲道：不要彈痛了他，不要驚嚇了他。才好。魯理成笑著將棋子納入口中。這時的雨已下得小了，許多魯理成對準那翻書的左掌心，撲的一口吐去，隨即將身體往旁邊一隱。潘良仲還不曾看見棋子出口，就見那女子露出驚訝的神色，看了看他自己的掌心，即順過頭來望這邊。潘良仲怕他變臉，低了頭看下面。一會兒再擡頭看時，那窗門已關了。潘魯二人都大失所。

搬下魯理成。

奇妙。

古人青鳥傳書今

爲畫眉傳書愈見

風趣。

今人有放白鴿這

裏是放畫眉雅俗

不同了。

好句。

望祇得也。把窗門關了。午飯過後。天色已晴明了。魯理成怕馬佐廷怪他。爽約換了衣服。自往麴町區去了。潘良仲獨自坐在房中。正在納悶。不過忽聽得甚麼東西撲得窗門紙喳喳的響。回頭看時。祇見一個黑影子在窗外揚來。揚去。磨擦得窗紙喳喳的響。連忙起身。將窗門推開。猛可的一隻鳥兒向潘良仲臉上一撲。祇嚇得潘良仲倒躲不迭。定神一看。原來是對門樓上的那隻畫眉鳥。用很長的絲線繫了一隻鳥爪。放風箏似的。飛到這邊來了。潘良仲看這一隻鳥爪上繫了一片紙條兒。紙上寫有字跡。潘良仲慌忙用手挽住絲線。從鳥爪上解下紙條兒。來將手一鬆。畫眉鳥向外飛去。那女子一連幾把。即將絲線收回去了。潘良仲看對過的窗門祇開了三四寸寬。那女子隱身窗門裏面。看不見全身。收進畫眉鳥後。復把窗門關了。潘良仲這時手拈著紙條。如獲奇珍異寶。慎重將事的打開來。一看。筆畫秀勁。極像是臨撫玉版十三行的上面。整整的寫著十個字。道深鎖繡幃中。是怕人搬弄。潘良仲看了。又看喜得跌脚道。真回覆得有些意思。我寫去的是兩句牡丹亭。他就回覆兩句西廂記。虧他一時就想得起這兩

無怪潘良仲醉心。
卻有惹人情處。

這相思害煞小生。
也。

想見魯理成得意。
之狀。

句恰切的西廂成語來。可見得他的靈心慧腕。真可稱得才子佳人合而爲一了。但是這事也奇怪。到了極處。他既有這般容貌。又有這般才學。看他的態度。又不像是小家子出身。如何會弄到這裏受這般監禁的罪呢。他用這畫眉鳥傳書。實在虧他怎麼想得到。接著長嘆了一聲道。有這紙條兒一來。我的相思病。祇怕要害成功了一個人。在房中踱來踱去。盤旋了好一會。打算再到那後門口去探望。探望一想起昨日的情形。仍覺十分害怕。復從窗眼裏窺看那大門上的牛尾鐵鎖。又已不知在何時開了。思量那漢子既經回來。去探望的念頭。就更不能不打消了。挨一刻似一夏的挨到黃昏時候。魯理成喜氣洋洋的回來了。進房便開口笑道。幸虧我今日沒偷懶去麴町走一遭。馬佐廷正和馬術學校的幾個學生在那裏等我。我若不去旁的沒要緊頭等獎。是沒我中國人的分了。潘良仲喜問道。你得了頭等獎嗎。魯理成伸出左膀。指點著脈腕上帶的一個鋼壳手表。笑道。這東西就是我今日大出風頭的紀念。旋說旋解下來遞給潘良仲看。潘良仲看那表壳背面鐫著馬術學校第四屆會賽紀念十一個芝蔴小字。

賽馬得獎也是國光。

武員觀操從馬背

上掉下確有這個

歷史。

你也得着了好處。

魯理成道據那校長和田剛太說中國還不曾有人在日本得過賽馬的獎咧這種賽馬雖不能算是正式的比赛然在馬術學校能得著一等獎不問去甚麼地方比賽也不至落後並說我這回很替中國人爭臉不少普通一般日本人都說中國人不會騎馬從前中國派武員來日本參與閱兵式有好幾個武員從馬背上掉下來因此日本人都以為中國人是不會騎馬的這回被我這個無名的中國人得了一等獎大是出乎一般日本人意料之外有幾個不服氣的要求重賽和田校長不肯祇索快快的回去了其實就是重賽也沒要緊這個一等獎也不愁被他們奪了去不過累我多出一身臭汗腰腿多痠脹一會兒潘良仲將表退還魯理成道你賽馬得著了一等獎自是快活非常祇苦了我今日下午真是坐又不安立又不穩便是熱鍋上螞蟻也沒有我這般難過時刻盼望你回來出個主意替我治療這相思病魯理成笑道就是那個洛陽女兒麼對你又有了甚麼表示嗎潘良仲道豈但是有表示簡直要我潘大少的命呢按著將畫眉鳥傳書來情形說了一遍並掣出紙條兒給魯理成看魯理成看了笑

魯理成言語說得
着。

吐過去三字甚爲
新穎。

留學生有此手段。
我爲女學生危。

偏有魯理成這一
番言語加以挑撥。

道。照。這。女。子。的。情。形。舉。動。看。來。倒。像。是。一。個。經。驗。有。素。的。會。偷。情。女。子。潘。良。仲。問。道。何。以。見。得。呢。魯。理。成。道。他。一。個。女。孩。兒。家。西。廂。記。牡。丹。亭。這。一。類。的。書。都。讀。的。這。般。爛。熟。還。怕。不。是。個。會。偷。情。的。嗎。我。看。他。那。畫。眉。鳥。都。是。特。意。餵。養。了。好。替。他。傳。書。的。青。鳥。使。這。事。你。要。成。功。很。容。易。你。今。夜。挖。出。心。血。寫。成。一。封。纏。綿。悱。惻。的。情。書。我。明。日。瞧。著。有。機。會。就。替。你。吐。過。去。我。包。管。他。實。心。實。意。的。和。你。要。好。潘。良。仲。道。他。就。實。心。和。我。要。好。不。是。白。要。好。了。嗎。那。漢。子。在。家。的。時。候。不。待。說。是。不。中。用。那。漢。子。一。出。門。就。把。大。門。鎖。了。並。且。昨。今。兩。日。都。是。出。門。沒。一。會。兒。便。回。來。了。我。就。是。個。神。仙。也。沒。方。法。可。和。他。生。關。係。呢。若。是。尋。常。的。女。子。祇。要。肯。和。我。交。談。我。就。不。愁。他。不。肯。和。我。同。睡。了。叵。耐。這。忘。八。蛋。偏。防。範。得。如。此。嚴。密。教。我。有。偷。天。換。日。的。本。領。也。無。處。施。展。魯。理。成。搖。頭。笑。道。可。見。你。的。本。領。畢。竟。不。高。超。我。是。個。遭。蛇。咬。了。的。人。見。了。麻。繩。就。害。怕。縱。有。天。仙。化。人。的。女。子。在。這。裏。我。也。不。敢。再。轉。這。種。念。頭。了。你。既。是。此。心。不。死。他。又。回。復。了。一。個。這。們。好。的。消。息。給。你。你。若。再。有。一。封。動。人。的。情。書。給。他。你。雖。沒。有。方。法。可。和。他。生。關。係。難。道。他。

這比了考試恐怕
還要用心。

夜來辛苦了。

讀者試猜是箇什
麼情形。

也。想。不。出。方。法。來。和。你。生。關。係。嗎。他。既。能。想。出。這。般。巧。妙。的。方。法。和。你。通。消。息。必。更。有。巧。妙。的。方。法。和。你。生。關。係。你。祇。耐。心。等。著。罷。潘。良。仲。聽。了。心。裏。很。覺。魯。理。成。這。話。不。錯。這。夜。真。個。聚。精。會。神。的。寫。了。一。封。情。書。書。中。的。借。詞。命。意。無。非。是。些。仰。慕。顏。色。欽。佩。才。情。和。見。他。被。幽。禁。替。他。不。平。的。話。恭。楷。謄。正。了。足。費。了。大。半。夜。工。夫。給。魯。理。成。看。過。之。後。自。己。睡。在。被。裏。還。看。了。又。看。自。以。爲。沒。有。破。綻。了。才。折。疊。起。來。放。在。枕。頭。旁。邊。預。備。次。日。教。魯。理。成。吹。彈。過。去。祇。因。這。夜。欠。了。眠。睡。直。睡。到。次。日。九。點。多。鐘。夢。中。聽。得。窗。外。有。多。人。說。話。的。聲。音。二。人。才。驚。醒。起。來。潘。良。仲。擡。頭。看。壁。上。的。鐘。已。是。九。點。四。十五。分。了。聽。窗。外。有。下。等。日。本。人。說。話。的。聲。息。聽。不。出。說。的。是。甚。麼。魯。理。成。收。捲。鋪。蓋。潘。良。仲。就。推。開。窗。門。朝。下。探。看。這。也。是。不。看。倒。罷。了。此。時。窗。外。的。情。形。一。看。在。潘。良。仲。眼。裏。就。彷彿。迎。頭。一。盆。冷。水。澆。將。下。來。直。把。潘。良。仲。的。五。臟。六。腑。都。涼。得。冰。透。了。不。知。潘。良。仲。眼。裏。看。的。是。甚。麼。情。形。那。女。子。畢。竟。是。誰。留。著。到。第。二。集。再。寫。

原文献无此文